南村草堂文鈔

新化　鄧顯鶴　湘皐

劉太孺人墓誌銘

孺人湘潭劉氏通道縣教諭諱元煒之女寧鄉黃氏直隸天津府知府諱立隆之子婦邑文學增廣生員湘南之妻也十九歲歸黃二十九歲而寡閱三十一年守土者以狀聞於　朝得　旌如例子本騏嘉慶十三年舉人城步縣訓導本驥本騋同年副榜貢生道光改元舉人女適南陽府知府善化唐業謙孫適迪孫女長適瀏陽拔貢生歐陽道濟次字湘潭李氏以道光十年二月己卯卒於長沙寓宅壽七十有五其年閏四月丁酉葬長沙東郊郝坡之原

而新化鄧顯鶴實志其墓劉氏故湘潭大族其盛時歷官中外多通顯教諭君與其兄元燮元熙皆以文章氣節顯孺人生長名門習聞禮訓好讀書知道理歸文學一年遭天津府君之喪又九年文學君殁於浙孺人以不及侍天津府君而繼姑章佳夫人復就其所生子灌養語及輒泣至是文學君客死黃氏無田宅可家無期功之親可依倚文學君旅櫬在數千里外孺人毀瘠顦死卒以其喪歸依劉氏二十年恃紡績自給劉氏內外無尊卑疏近賢否咸敬憚課子嚴親授經小有過失必加呵撻稍長擇有德名才爲師友二子遂蔚然有文譽已既同舉於鄉奉孺人居長沙且稍稍致修饌獲祿養矣無何訓導死歸唐氏女亦

卒本驥旅食四方孺人常獨處凡遇子婦喪亡積哀病足
不良行居恆默默自傷本驥歸遂不復出竭力侍左右以
求博孺人歡而孺人遽卒或疑孺人報不償德然觀古傳
記所載賢婦人恩勤鬻閔之痛流離顛沛之苦所遭有酷
於孺人者今訓導雖亡文采隱然本驥內行純至篤學好
修爲時名人所結識四方賢人君子登堂拜母執禮甚恭
其卒也自方伯連帥而下皆有賻遺士大夫識與不識皆
曰賢母賢母稱於古所稱潔白之養仁人之粟者於孺人
復何恨焉先是宋時長沙孫頎著賢母錄蘇文定公爲序
書以佚訓導以發名成業由於母教補纂未竟而卒本驥
續成之故海內讀其書者皆知賢孺人孺人性沈毅而慈

勇於爲義嘗節損衣食以赴人急內外親以孤嫠貧窶來歸者爲長養婚嫁無德色無倦容本驥家屢空食指恆數百人以爲未嘗貧也有秀水沈生者性狷介年老無子流落長沙嘗私於本驥病革泣語之曰余必死汝家以白孺人孺人曰義也且汝父以客死其忍負死友之託急昇致之藝閣三日而沈死本驥主其喪葬訓導墓側聞者咸服孺人能成子之賢其他事多類此其御下嚴而有恩習於劉氏黃氏者以爲終身未聞呵叱聲及喪姻黨皆哭盡哀是可銘也已余往交訓導於都門自來長沙主其家誼允篤孺人以子畜余余不得事之如母也本驥率訓導所從子廸於其葬來請銘余昔嘗銘孺人之子婦孺人謂其言

原缺

戴太夫人墓誌銘

道光改元　天子命廷臣請爲父後者爲生祖母服三年重報本也於是臨川李春湖中丞遭生祖母戴太夫人喪遵　制服斬衰三年太夫人姓戴氏蒼梧人年十七入

贈太僕卿諱宜民家生男秉仁卒孫宗瀚殤太僕公命以其嫡子觀察公秉禮之子宗瀚後秉仁即中丞公也太夫人遂爲中丞生祖母中丞早歲成進士由翰林洊歷卿貳　累封至太夫人嘉慶乙亥中丞本生母喪去官丙子免喪以太夫人年篤老奏請在籍終養己卯奉太夫人命詣　闕祝嘏　睿皇帝垂詢太夫人年齒步履飲食甚悉又五年癸未以疾終桂林廣宅實道光三年六月五

日享年九十有八李氏固臨川大族自太僕公以業雄家桂林垂九十年矣太夫人始來時李氏不中貲佐嫡室主內政絲粟必親漸致豐裕闔門千指區畫咨諾皆中程太僕公孤露食貧再成有家太夫人亦與有力焉性儉樸慈惠居恆布衣蔬食聞人困苦若切於身必濟之而後已內外親以窶告者皆歸太夫人其歿也篋無餘貲教中丞公嚴而有恩卒食其報克受成福終天年又值 聖皇嗣服之初推恩錫類考定典禮中丞公得奉 懿令以遂私情雖曰 國恩亦太夫人之德有以教承之是可銘已先是中丞所後父櫂殯梧州後將啟葬臨川形家言其地吉葬於梧太夫人臨殁顧語中丞曰吾自樂粵土甚毋以吾

骨歸江西且吾終不忍舍而父而北邀吾言不利中丞洽諾以其年十一月壬辰卜葬臨桂西郭外隱山之西原酉步子男秉仁　誥贈通奉大夫太僕寺卿女三人南昌周汝唐新建曹鏁臨桂陳蘭蓀其壻也孫宗瀚乾隆癸丑進士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孫四人聯珂道光壬午科舉人聯璣聯璁聯琇元孫二人翊勛翊華蓋已及見五世矣太僕公有子十七人男八人俱致通顯女九人俱適華族非太夫人出者不書是歲新化鄧顯鶴在粵中丞以狀屬銘不敢辭敬敘而銘之銘曰

聖皇議禮輕重有等隆殺有經準今酌古援情度理許厚所生惟太夫人有賢孫瀚爲邦國楨生則乞養歿則制服

盡哀竭誠自粵累累邛隴相望窀穸是營顧瞻蒼梧夫人
故鄉靈爽是憑既安且固利其後嗣視此碑銘

爲父後者爲生祖母持服禮無明文惟喪服小記云爲
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所謂祖庶母者
謂祖妾有子而子死父命已妾之子爲之後服齊衰三
年與慈母及後庶母者同也非指父所生庶母而言爲
父所生庶母服齊衰不杖期始於宋開寶禮而世傳朱
子家禮亦有庶子之子爲父之母服一條即指此也明
集禮明會典皆無其文至　大清會典始復宋制
大清通禮因之夫孫爲祖庶母服議見於杜氏通典者
有晉王廞宋庾蔚之之說見於魏書禮志者有張普惠

之議見於宋史禮志者有王洙之狀見於文集雜著者
有王廷相答左衛夫書姚翼家規通俗編柴紹炳庶孫
不爲生祖母承重說剤析尋言殆無遺議其大旨皆謂
庶孫無重可承斷不得以轉胷私恩僭爲匹敵之服故
明南京車駕主事臧應奎以祖庶母喪求去格於例猶
執私喪三年識者韙之惟臨川中丞李公以嫡子之子
爲生祖母後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奏請在籍終養至
道光元年辛巳禮臣議改生祖母服爲斬衰三年越二
年癸未而中丞之養終遂遵例成服　朝廷若爲中丞
破古今成例而特遂其烏鳥之願者明年甲申禮臣覺
前議過重仍奏請改從期服中丞三年之喪雖未終而

其報本之心則已遂矣豈非孝思純篤有以感人心而
賸　天爵戢中丞嘗任湖南學政與本驥有師弟子之
誼今歸道山已踰年因讀湘阜學博所撰戴太夫人墓
誌爲中其說如此或謂服已奉改學博此文可以不存
本驥謂學博之文作於未經改定之前其時中丞赴告
且及天下銘幽之石早已深埋存此文正足以傳信於
後且以見服制升降之原悉本我　朝孝治之精意云
爾道光癸巳寧鄉黃本驥敬跋

東鄂太夫人墓誌銘

龍陽大令承志以禮去官將扶太夫人櫬北歸臨行持所自爲狀以書來告顯鶴曰承志官楚狀羞負太夫人教然幸獲交吾子今將歸葬預求所以銘諸幽者非立言君子爲之無以信後世願吾子之哀而許之也大令故貴世族所與遊多文章鉅公顧以顯鶴之言爲能不欺可謂誠於事親而太夫人之所以教其子者必有道矣其敢辭按狀太夫人姓東鄂氏滿州正黃旗人內務府大臣誠泰公之子吏部尚書鐵保公吏部侍郎玉保公之女弟年十八適鑲白旗瓦爾喀瓜爾佳氏分巡直隸霸昌兵備道諱濟爾爲繼配而兵部尚書景福公之子婦也以道光十三年八

月十九日卒於其子龍陽官舍年六十有四太夫人生有
淑德聰慧過人幼同兩兄讀書通曉經義熟通鑑二公相
繼成進士嘗與太夫人討論無以難既歸兵備公逮事其
姑那拉太夫人能曲得其歡心兵備公直樞密兼 內廷
奏事先後分巡江西直隸太夫人皆從日覽 朝報言政
事緩急先後助兵備所不及兵備卒承志方幼太夫人教
之嚴嘗泣語曰汝家元勳舊裔世篤忠貞祖父而上皆起
家進士爲名臣以文章氣節顯汝不幸少孤功名者有時
耳品之不立學於何有昔人言門地可畏不自努力吾懼
而宗之墜矣承志爲祖戶部尚書明德公有賜第在都城
東南隅 憲廟題樂古堂堂東有園木石蕭瑟承志讀

詰其中夜㣲三下始歸太夫人坐待之課日所業不中程
則泣寺杖率以爲常後以族衆舊第不能容別賃宅析居
乃出私錢二千緡買田祖塋之側供祀事又新家廟俾承
志嚴祭祀族人咸服其所施設識大義有法度類如此承
志年十九舉順天鄉試屢絀禮部試久之以史館議敘得
縣令既選授龍陽奉太夫人之任時十二年春也龍陽賓
沅仍歲大水又時有江華猺䣿之變所調辰沅荊襄兵皆
取道荒邑令晝夜駐近郊巡視餼䓁供億皆太夫人主之
操勞甚衛致委頓又喪其冢婦齊布楚特氏婦故賢孝知
書太夫人愛之篤攜來龍陽偏災多故姑婦相對汲汲無
歡婦卒太夫人益神傷遂以不起蓋太夫人平日所以勗

其子若婦者皆問閹疾苦勤求民瘼之實一旦罹災厲疊
憂傷目其中有大不得者非尋常閭巷匹婦之賢可並論
也顯鶴撤維　國家肇造東土風氣淳樸政教鬱翊一時
勳戚大臣子弟類皆修身飭行恪守家法世澤厥淵支子
亦多通達道理明習禮意有當世士大夫所不及者若太
夫人言行尤可銘也太夫人以兵備官封淑人子一人鄖
承志嘉慶己卯順天鄉試舉人國史館收掌湖南常德府
龍陽縣知縣承志有庶弟一人承惠庶妹一人嫁冠軍使
寶奎太夫人視如己出撫其均平惠愛天性然也謹條與
德言可書者敘之而系以銘銘曰
猗嗟夫人惟懿厥聲惜不幀兮來嬪名門勳貴莫京[illegible]

德兮其德惟均玉佩鏘鳴無少忒兮既隕所天在疚煢煢
伊母責兮斯恩斯勤有家再成如弗克兮令子服官無忝
所生循厥職兮悠悠湘濱渺渺湘靈母心惻兮我言不文
刻此幽銘永不泐兮

黃虎癡繼室陳氏墓誌銘

孺人姓陳氏名栩僊龍陽人父統廣東平海營參將孺人幼聰慧稍長通書史工篆書參將歿家遂落母呂病風不良於行醫藥飲食皆孺人鍼黹所易陳氏既衰母又慎擇壻年三十始嫁寧鄉黃虎癡孝廉本驥為第三娶婦虎癡好諸金石文字孺人得肆力於古篆益工求者益衆名大噪虎癡少孤與兄伯良本騏俱有才名母劉太孺人教之嚴伯良卒無子母痛甚孺人至婉娩承順母憂漸忘虎癡奉母居長沙所交遊多四方知名士或過其家見孺人據案作書太孺人靜坐聽女孫彈琴童稚僕婢皆怡然有自得之色虎癡亦自以得孺人晚有終焉之志居三年虎癡

以貧故如南陽孺人專理家政舉一子甫二月積勞成病
以道光七年閏五月辛酉卒於家春秋三十有三祔葬長
沙東關外瀏城原前室翁孺人之兆征夫在途孀姑篤老
呱呱甫娩期功無親寡娌弱息經理其喪斯人生之極哀
也已孺人歿後三月虎癡歸以諸城王大令金策所爲狀
屬其友新化鄧顯鶴銘諸幽虎癡前室子二人薦迪迪後
兄病尫至是將以孺人所生子逵免喪後踵繼是皆不可
以不忘爰敘而銘之銘曰
孱而弁通經史嫁雖遲能備禮婿雖貧得才士不永年而
有子有一於此可以死何殤何彭趍一軌瀏坡之原近湘
永往即汝宅利後嗣無悔識字憂患始我言不誣石不毀

歐陽君繼配黃氏墓誌銘

余既為吾友黃虎癡銘其繼室陳孺人及其母劉太孺人墓有以其適歐陽氏女祿儀之病告者余曰是又將以女累我也已而女病且死虎癡以狀暨書來乞銘且曰此兒女臨卒時所自請者不忍拂也終以累吾子嗚呼余文不足以庇身而孺人乃欲託之於身後亦大可哀也已按狀孺人姓黃氏名婉璹字祿儀寧鄉人父本騏城步縣訓導年十九嫁瀏陽縣拔貢生歐陽道濟為繼室凡生女子子三以道光十年年二十七十月乙巳卒於夫家越三日丁未拔貢以禮葬於前室李孺人兆域孺人生而明慧性至孝十二歲喪母哀毀若成人劉太孺人及訓導兄弟極鍾

愛之訓導故無子教兩女如男子子稍長工吟詠能爲五七言詩與樂府諸體有風格書法娟秀訓導益喜既歸歐陽氏撫前室子男女各一如已出歐陽氏之姑及前室李氏之黨咸曰爲人婦當如黃氏女孺人嫁之明年訓導死孺人大痛請於舅姑歸依叔父侍劉太孺人竟歲劉太孺人既喪子益愛孺人不欲少離故孺人歸寧時極多虎癡嘗偕其友湘潭張教諭家枲學琴於湖州沈生孺人嘗隔幔竊聽之遂精其藝以授其妹婉琳戚里閨秀爭從之學其指法微妙未有得者教諭亦自以爲弗及道光八年余擧長沙郡學教諭以事來主余值孺人歸孺人自其幼時父事教諭又以余與訓導雅故以父執出拜教諭且還述

別孺人同出坐爲那蹔嗚咽音甚哀若預知別後之不復
見者教諭題頷語余曰是不祥噫孰知其言之竟踐耶吾
自訓導之歿皆疑之以爲其人事母孝愛弟篤文采蔚然
宜若可顯於時不宜以卑官早死且死而無子或曰語云
寇門之女微之孺人益信而不謂其併此而奪之也宜虎
癡傷之以書來乞銘凡四至而不倦也先是劉太孺人之
喪孺人以方娠又病不能歸視含斂茹痛蘊憤既免病益
篤遂以不起後太孺人卒僅八閱月云余於黃氏一門始
銘陳孺人繼銘劉太孺人茲又書孺人之事於石宜言無
不詳矣狀又云孺人繼母楊孺人嘗刲臂療姑楊病孺人
感之亦刲臂以進余修楚寶時實主黃氏凡近事類是者

得並書獨遺孺人母女至行其家不自言無由聞用是知黃氏閨門雅懿邈行懿德不爲世所知者多矣余忍不銘孺人在母腹時其母劉孺人持齋繡佛像以祈男孺人痛其母早卒亦持齋繡所自書心經供佛絕工緻云以資冥福茲尋狀不載余於藝論詩中見之孺人有茶香閣詩詞各一卷虎癡爲序行於其葬也以所蓄古琴爲殉云銘曰

婉婉孺人徽流戚里發言在韻動容依禮具佛子性無不壽理固弗永年鰥爾夫子或云才累兼以孝死衆萬之生莫知其紀豈無姬姜齊眉覩齒孰云老壽而必媲俚刿外母族尤戒哀毁孺人之明當不坐此嗚乎命耶孰究所以我銘斯藏哀此女士

王太孺人墓志銘

往歲余客李春湖侍郎所侍郎嘗語余督學湖南試寶慶時得新化一卷甚朴雅頗疑其所出召而詰之生乃一一具述退檢舊籍覆按不爽一字則大駭惜不記其名姓余歸而陰訪其人有知之者曰此陳子蕙春也蕙春原名化與其弟夏皆有文名時稱二陳余心儀之自其弟女歸余兄子璐往來益密遂具悉其兄弟內行純篤誠懇謹飭爲邑中士所罕覯彌敬愛焉比年陳氏有事家譜蕙春偕其弟過余愀然曰先君之塋嘗乞銘於學師長沙周雨林先生矣獨先孺人缺然未有述今願一言垂諸牒然非立言君子信今傳後者爲之亦不敢請也先生其有意乎余唯

唯則出狀兒弟跪伏泣以請余瞿然起避曰世有賢母乃有賢子太孺人之賢於吾子兒弟見之矣敢不銘按狀孺人姓王氏其先湘鄉人王氏固湘鄉鉅族父某翁以貿遷來新化孺人生長於新得其土風遂爲新化人幼明慧端靜精女工識道理賢聲溢閭巷王翁愛之不輕以許人是時金聲府君方再娶再喪其偶不欲室或傳孺人賢而才其密友袁君與王翁善乃媒而附合之遂以某年月日歸金聲府君府君幼孤依祖母羅以居孺人既爲陳氏婦嘗以不逮事翁姑爲恨事祖姑必求得其歡心府君困寒窶又坦易不善治生孺人佐之艱辛萬狀而成有家孺人力也教意春兒弟嚴課不中程則令長跪受杖意春兒弟先

後獄郡縣學府君稍色喜孺人正色曰做秀才正不易吾以爲要公遊喜耶府君敬憚之有加禮意春入縣學不久金聲君以疾卒孺人既痛金聲君勞苦畢生不能享兩子一日之養也敎意春兄弟愈嚴意春嘗以已歷試舉人倦得復失不能博一第爲生我光又飢軀出走不得常侍孺人左右悒怏怏不自得孺人怡然曰宦學四方男子事也科名有分鬱鬱何爲且吾願汝等爲端正秀才不願汝等作辱身進士也意春述至此蓋哽咽不能出聲云鄧顯鶴曰大哉母言此眞足以敎天下之爲人子者矣晚近科第益有得之不足重者矣即貴爲三公行一不合義適足以辱其親耳若意春兄弟一鄉皆稱善士其榮多矣意春嘗

語余以其家譜祖堯咨堯佐爲誣妄欲改正格於宗老議不行嗚呼此尤見意春學不苟隨識力有大過人者而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必有道矣是宜銘孺人生於某年卒於某年葬某地子某孫某銘曰

懿與孺人教成兩子無忝學校無惡鄉里是謂令名是貽母氏彼泥者金有赫其字豈不誇耀或爲世鄙彼丹者澂有焜斯里豈不尊貴或爲人指大哉母言寧爲端士我書於冊用告來祀各敬爾儀視此彤史

敕封安人晉安人墓誌銘

安人寧鄉陶氏候選知縣諱章沔之女道州何氏翰林院編修名紹基之妻而戶部尚書文安公之冢婦也早孤依其叔父宦遊於山西鳳臺縣署性明慧端淑鳳臺愛之甚不輕以字人年二十四始歸編修相敬如賓未嘗有戲言婉容事文安公及姑廖夫人能得其歡心舅姑愛之如女顧苦病以胃氣不時舉發馴致不良於行廖夫人居家嚴而有法常率諸婦親浣濯醯蔬之事安人侍側無能為役怏自咎夫人憐之復自笑也文安公先後視學山東浙江安人皆侍行公薨後編修奉母京居姑婦相依婉婉承歡三十年未嘗一日離也以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無

病而卒其生以嘉慶改元正月十二日春秋五十有四葢距廖夫人八十一壽辰後五日時編修家方有諸子之戚而安人相繼逝廖夫人痛之甚以其年月日歸櫬長沙明年將以月日葬某地子慶涵以編修所撰傳來乞銘余惟陶氏爲寧鄉巨族自蓉庵先生以文章氣節顯於鼎革之際五徽庶常二老繼之流風未沫至稽山太史毅齋方伯其門益大鳳墀卒陶氏始稍衰矣而世澤所漸女子猶能識道理明禮意稱情門風厚自斂抑用能敬承家法克配君子無世族綺靡侈佚之習其性然抑所習者漸也嗚乎是可銘也已余與文安公爲同歲生習於編修君又與鳳墀識也故不辭而爲之銘安人生男子一卽慶涵女子二

為側室生女一孫男女各二銘曰

雖有姬姜不棄蕉萃蕉萃勿棄姬姜益貴懿與安人名門

中饋被服儉素婉婉抑畏人亦有言豔處階鴈朝咏素絲

室曄綺翠懿與安人德豐容瘁古薌朝榮芳蘭夕萎湘西

諸山佳哉葱蔚伐石刻詞幽宮承闕陵谷變遷我銘不替

蔣君元配黃氏墓志銘

黃氏於長沙爲大族孺人翰林院編修散吏部尚書郎玖之曾孫國子監生士修之孫國子監生友正之子而善化縣學生惟善之女弟也年十九適湘陰蔣璸孺人聰明淑慎寡言笑動有禮法歸蔣氏舅姑稱孝兄公先後稱賢內諧外穆上下翕和蔣君家固寒素嘗膺聘爲人司記室數莅府主孺人恆獨居操作補紉濯澣饎爨之役皆躬任凡五產最後生女甫八日以道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卒春秋三十有七子男女五人殤者二其葬在長沙南門外古塘豆芊坡之原孺人之卒蔣君方客巴陵不得臨其喪於其葬也來乞銘余既重違其意又與孺人之兄惟善厚不

獲辭乃序而銘之銘曰

有閑者軌是飭是紀婦之德也有潔者匜無非無儀婦之職也婉婉愉愉荆布褘褕惟所適也修短有命匪人可定況莫測也猗嗟孺人生人長勤息幽宅也呱呱弱子怙而兼恃所天責也

高氏婦權厝志

高氏妻兄子瑛四年生一女而病以嘉慶丙子二月日卒於母族權厝於高氏之某地春秋二十有二姑高氏之卒值夫家遭大喪將謀歸葬而未及舉也或曰鄧氏法無子者不祔葬先兆高氏於法不得祔故不歸葬其夫之叔父顯鶴曰否高氏於吾宗爲冢婦於瑛爲元配於瑛之子爲嫡母其祔於先塋禮也其未歸葬將有待也旣灸其語以解眾惑遂貽瑛俾識諸厝所以俟他日且系以銘以安其魂高氏爲士族祖光縣學生父卓聰高氏嫺禮法進止有度逮事先府君先太孺人能得其歡心其卒也距先府君之喪未兩月太孺人哭之尤痛一日當食余兄弟自塋

室歸省太孺人置簪唶曰咄兒何來驚新婦矣就視之旁置領一盂匕一箸一其下焚紙錢焉無幾何而太孺人亦棄養嗚呼痛哉銘曰

爾之來也逮事吾父吾母之俱存爾之歿也乃先吾母之六月而後吾父之五旬生爲鄧氏之婦兮死葬鄧氏之墳胡獨以其死累爾族兮忍更棄爾於荒原終俟爾夫之有子兮誓當歸骨於太平之阡非獨以爲爾兮亦以奠吾父吾母之幽魂嗚呼猶有鬼神兮吾不食言

、附錄兒子瑤書後高氏嫂歸從兄瑛藝荃四年生一女

以病卒於母家即以其喪權厝高氏之殤園叔父爲作權厝志其背曰高氏之歿值夫家連遭大喪將謀歸葬

而未及舉也或曰鄧氏法無子者不祔葬先兆髙氏於
法不得祔故不歸葬其夫之叔父某曰否髙氏於吾宗
爲冢婦於瑛爲元配於瑛之子爲嫡母其祔於先塋禮
也其未歸葬將有待也既交其語以解崇懋遂貽瑛俾
識諸眉所銘詞尤沈痛讀之嘗嗚咽不能終誦云爾後
屢語從兒促其歸嫂之喪以成叔父志兒諾之而終未
舉行於是小子璐更引經文推廣言之曰禮女未廟見
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
婦也夫言未廟見而死不遷不祔與歸葬母黨則以知
夫既廟見而死其得遷於祖祔於皇姑葬於夫之族明
矣且禮言三月廟見婦來三月爲時未久但使其廟見

矣死郎許葬夫黨以明旣成婦禮郎與夫族相終始也高氏嫂爲婦久矣且逮事吾祖父母及吾世父母能得懽心族之人又旣知其賢而稱之矣於其死也乃使其薄葬母族棄其骨於荒墟蔓草閒與天殤無祀之鬼鄰揆之於禮安乎忍乎叔父銘辭有云終俟爾夫之有子兮誓當歸骨於太平之原今兒旣有丈夫子數人矣長者且讀書應郡縣試矣其忍終棄其骨於荒墟蔓草閒耶兒之子又豈忍使其前母與無祀之鬼等耶謹案今制沿古禮繼母之子有籍於　朝得贈前母如其母兒之子巽日倘邀　朝廷一命之榮能推恩錫類追贈前妣將焚黃於高氏之族乎抑當歸葬於鄧氏之塋敬

譁良禮而後慊於心乎此風俗醇漓性天厚薄禮教得
失之原不可不辨也纂者叔父旣爲文以貽從兄瑤之
爲此文也蓋又將以俟兄之賢子矣嗚呼猶有鬼神其
忍食言

陳氏婦葬銘

陳氏婁兄子瑶關八年生二女而卒其年瑶侍其父居寧鄉學署余聞其病促之歸歸而婦卒已三日矣卒之夕余夢婦更新衣日喃喃向余若有所述醒而語家人曰噫陳氏婦其死矣已而訃至吾兄痛之甚慟不早促瑶歸使得永訣也先是婦病其姑將往召其夫婦婉辭曰無庸徒亂人意且懼驚翁遂不果蓋婦平時嘗勗其夫毋以家務兜屑廢學卽病不以聞婦卒之明年其夫偕其從弟琮同充拔貢生 朝考而婦已不及見矣悲夫婦同縣陳氏國子生之善女之壻與余兄弟壻相約爲姻壻在娠即以女許余語吾兄厚意不可負既生瑶遂委禽焉婦生十一歲而

孤十九歲歸吾家操井臼事舅姑柔色淑聲家人不見有喜怒容務與夫病私禱於神願以身代吾婦與吾嫂相處無閒言婦周旋兩姑間無少厚薄一門先後諸姑姊妹同儀一視從不處白人臧否其幽靜敬慎殆性生也女子之德以順爲正以無非無儀爲則世有靡然自命爲聰明女子者吾未見有能宜其家者也自婦卒逾年闔家涕洟無歡容吾嫂至今語及則泣下不可禁雖以繼之者之賢孝卒無以易其心則婦之賢有非諸婦所可比者嗚呼其可銘也已婦卒以道光十六年五月日年二十有六殯於丙舍之旁明年余乞假歸譚氏女爲吾婦臨終強起更新衣向之綴語不可辨女告之曰將拜煞乞銘幽之文於吾父

如高氏嫂例乎則應曰諾遂瞑蓋與余夢中所見同嗚呼余文不足重於世久矣而一家婦女乃欲得之以爲名至形之死生夢寐關豈不重可哀哉婦生二女子長許字譚氏壻邵學生建宅子象官男女相繼殤次許字鄒氏壻丁酉舉人孔揖子梧保繼室陳氏生二子郝孫邵孫於是婦既有子矣乃以年月日啓殯於太平原山麓之右追序而爲之銘蓋距婦之卒十有三年距吾兄之卒八年矣悲哉

銘曰

婉娩愉愉婦之德也黽勉有亡婦之職也惟汝之來歸兮余未識也繄衆口之無異兮咸汝惜也生既宜其家室兮死當奠其體魄也惟先靈之右側兮俾汝卽也利後嗣之

如一兮安　且吉也愼納詞於幽宅兮徵余言之不食也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七

新化鄧

誥授資政大夫工部左侍郎提督浙江學政李公行狀

祖宜民貢生　累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左侍郎

祖妣袁氏贈夫人生祖妣戴氏贈太夫人

考秉仁贈侍讀學士　累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

左侍郎妣駱氏贈太夫人

本生考秉禮刑部江蘇司郎中　累封光祿大夫工部

左侍郎妣曹氏贈夫人生妣劉氏贈太夫人

公諱宗瀚字公博一字春湖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家世

有厚德貢生公以業鹺家粵西故公生長於粵刑部公有

詩名詩學唐賢韋左司自以韋名廬世所稱韋廬先生者也刑部有庶長兄年二十卒葬於梧郎贈學士公也遺一子宗誠殤其配駱夫人賢而有識一日夢宗誠至驚呼曰兒歸矣其日公生於桂林寓舍駱夫人泣請於貢生公願得公為子故公爲贈學士所後子而刑部公爲本生父公幼多病駱夫人視之謹稍長病愈穎悟異常讀書有夙悟博極羣籍年十八學大成乾隆五十七年中式江西壬子科鄉試舉人明年成進士　殿試二甲賜庶吉士六十年散館授編修嘉慶二年充　武英殿纂修三年　大考二等擢詹事府左贊善充　國史館協修四年充實錄館纂修兼本衙門撰文尋擢侍讀轉左右庶子侍講

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五年充福建正考官六年丁駱
太夫人憂服闋踰年入都補原官其年九月充武會試副
考官轉侍讀學士十二月授湖南學政在任晉太僕寺卿
十五年任滿入都授宗人府府丞十七年以本生嫡母曹
太夫人憂解官十九年終喪補原官授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年丁本生生母劉太夫人
憂服闋即在寓籍奏請終生祖母戴太夫人養既奉
俞旨公遂築宅於桂林杉湖之濱日侍戴太君暨刑部公
側有終焉之志二十四年一詣　闕與祝　睿皇帝
萬壽次年秋　仁廟升遐公以遠阻遐荒攀髯莫及
哀不自勝道光三年遭戴太夫人喪先是道光改元禮臣

建議天下爲父後者爲生祖母終三年喪公毀瘁之餘竊
幸奉　功令三年得久侍刑部公左右四年　部議仍改
歸期服刑部有衆子四人公以出繼例不得終養以故刑
部曰趣公之官遂以五年秋赴　闕候補既　陛見
皇上垂詢家世官資甚悉公　奏對移晷具陳感念
先帝恩眷及陳情終養始末　聖顏愴動六年夏補原
官八年轉授工部左侍郎故事侍郎官資由右轉左公由
副憲徑轉左侍郎　上之眷待優矣是年六月奉
命典試浙江八月有　旨留學政任公素患下血按試
各郡積勞過甚風眩遂作繼以喘嗽然猶力疾校閱十一
年正月刑部公以疾卒於桂林公南望號痛絕而復甦病

遂劇道扶病星奔就道而已不可支矣以三月初四日終於衢州府舟次子聯珂殯殮如制以其喪歸江西省治方公初殮時以朝服進公右臂偃強不伸聯珂持衰麻泣曰吾父以毀終今茲願在禮服乎乃議易衰麻爲裏具始伸得就殮蓋公之孝思純篤生死不易如此公清素儉約恬退謙謹與人交坦夷誠懇言恂恂恐傷人而沈毅內斷所守介然人不敢干以私自其少時已端重如成人刑部公多聞好善務尙名義篤嗜風雅天下士多樂就公自幼侍刑部側及見當代巨人長德凡名公卿與夫儒碩耆彥通人才士先後至粵者爭相刮目公虛懷善下質疑問難舍短集長識者卜爲公輔器通籍後益自祗礪嘗謂士大夫

不幸生長富貴多財叢過晏安溺志故雖服官通顯刻苦踰寒素公善蹈晦雅不欲以文名既以文學受知

先帝爲　講幄侍從之臣　朝廷有著作多出其手久之文采四映海內識與不識爭相嚮慕公謹避之曰盛名不可居也歷官十數絕無旁援所至無赫赫聲必求盡乎其職曰吾以求此心之安而已退食蕭然一榻權要之門終身絕迹又每歷一階輒以憂去服闋遲回久之始就補最後請終生祖母養棲遲嶺外者十年計公自釋褐後凡五遭大喪唯貢生公喪公以庶長孫不承重餘皆解官奔赴故公於　中朝諸老資望最深而官階差後

睿皇帝知公久以養假居粵時粵大吏入　覲輒蒙

天語詢及今　皇上鑒公忠誠柄用日隆公感
兩朝知遇之恩又刑部公命諄諄以力圖報効勿戀餘年
為屬不敢遽言退迨再以憂去而公遂不起矣公內行醇
篤終身孺慕當公之終養於鄉也刑部公嘗以先業推讓
諸弟公亟贊成之曰吾不幸有富名亦以其應得之產同
讓諸父家居久不取公中一絲粟貢生公有子八人惟刑
部為嫡長餘年皆差等於公小者與公子齊年公循循執
猶子禮時戴太夫人年幾百齡刑部公亦近耄刑部待公
嚴公愉愉色養入侍重闈出隨諸父委宛將順人無閒言
暇則端坐臨池賦詩遣興或卉衣草笠與樵夫牧豎雜坐
山澤閒神致蕭閒怡然自得時復徘徊原野若有所思遇

者不知其爲京朝貴官也在籍十年當途罕見其面歲時
通問一報謁而已而是時公諸父兩罷觀察使家居工部
何書郎名秉綬者方繼先業主鹺務工部故豪邁散金結
客座上常滿輿馬冠蓋相望公杜門卻軌工部知公畏愼
亦不强也公無他嗜好獨喜聚書癖嗜金石文字所藏多
名拓築湖東樓處之名其園曰拓園又於其西購廢圃築
屋三間名湖西莊手植花木春秋佳日奉太公及同志徜
徉觴詠其中尤好名山水遇佳處流連竟日桂林山水奇
秀洞壑巖壁間多唐宋人手蹟公登椒窮邃摩挲嗟玩手
自摹搨殆遍又嘗得元康里氏所藏唐搨廟堂碑及唐搨
化度寺碑皆親自鉤摹上石均極神妙公詩初守荆部家

學及商榷李少鶴懸脩所論列後稍變其格晚年益務精
進鑱刻堅厚必極於微妙而後已故所存不多今所刻行
樹湖酬唱詩略則皆與顯鶴倡和作也書法尤推重一時
人得其片紙藏弆以爲榮論者謂　本朝書家自張文敏
王吏部澍外得公而三百餘年來前後輝映爲他家所不
及殆不誣也公春秋六十有三夫人新建朱氏翰林院編
修掌廣西道監察御史諱敘之女賢明淑慎克配君子子
六人長聯璧早卒次聯珂道光壬午舉人候補內閣中書
次聯璣國子監生後公一年卒次聯琇餘先殤女三人一
適南昌國子監生徐之琣一適山西候補布庫大使新淦
劉錫疇一未字孫四翊勛翊華翊軒翊書顯鶴依公桂林

周旋於杞羣左右閱六易寒暑實蒙志分與年形融神慨迨後別於京寓公執手嗚咽曰恐此後無復相見期矣余以刑部公方在堂公年又甫艾也竊訝其不祥嗚呼孰知其言之遽驗耶綜公生平志行以樸誠爲主以清淨爲宗以奔競爲恥以盛滿爲懼讀書取自娛爲善不近名境豐而志約履夷而心危淸望名德世所共見其居官政蹟屢秉文衡兩司風憲釐奸剔弊振興士習整飭官常皆中人所勉能不足爲公異至於論思　密勿嘉謨造膝獻替可否事關軍國大計公畏愼不洩雖其家亦不與聞世固莫得而知也謹次公居官本末出處大節言行學識梗概爲狀蘄他日史館君子論撰得備採擇焉湖南長沙府寧

鄉縣儒學以教諭銜管訓導事新化鄧顯鶴謹狀

案公卒後十年幼子聯琇與冢孫翊勛同舉道光庚子江西鄉試今春聯琇復成進士改庶吉士皆前狀所宜補者附識於此旣爲公喜復泫然以公不及見爲恨是時公子仲鳴舍人聯珂亦已下世蓋哭其祖子孫之喪三世矣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道光乙巳冬至前十日顯鶴手記於邵州濂溪講舍

晏湘門行狀

君諱貽琮字幼琨自號湘門湖南新化人曾祖某祖某父起渭縣學生世以讀書為業君生而穎慧七歲自塾歸有攜昌谷詩售者君請於大父得百錢購之朝夕繙誦塾師呵禁之不止從此解吟詠出語輒驚其長老年十六為府學生踰年偕四十人中為廩膳生所為詩已裒然成集同里孫白沙先生起棟名宿也久戍塞外至是始釋歸以詩學自負少所許可獨盛稱君詩目為替人君由是益刻苦自厲雕琢肝腎詩日益進嘉慶十二年中湖南丁卯科鄉試舉人明年赴禮部試報罷留京師凡四試皆被黜君既負才屢不遇益肆志於古授徒都門每得貲脯輒就廠肆

購古書朝夕稽考尤善左氏春秋嘗摘史記漢書義事相比附者數百條編爲一帙皆新異可喜爲文清矯幽折俗流淺識莫能窺也性孤僻非其人不交一語居京師八年公卿之門未嘗投一刺視儕輩博高第以去者比比漠如也獨與同里歐陽磵東紹洛譚吾肩瑞及顯鵠三人友善並以疎狂爲時所嫌嘗語人曰磵東吾師事吾肩吾父執湘皋則父執而兼師友者也其矜慎如此君既憚進取屢欲謀歸櫬不能辦裝不得已輾轉依人久處轂下非其志也會所親長白阿揚阿官蘇州織造偕與俱南資之歸歸踰月以疾絶於家嘉慶二十年三月初七日也春秋二十有八君貌雅瘦勁跌宕使酒尚氣爲諸生時嘗以事面質

邑華泉舉慈將禁之聞於大府而事得寢家由此中落君遂戒飲氣亦少抑然低昂遷就非其所習又不幸遭拔貓之厄中懷怫悒汲汲無懽卒以此隕其生哀哉君兄弟六人行一娶李氏無子所著有過且過齋詩集四卷制藝一卷讀左三卷未成書謹狀

張先生墓表

先生姓張氏名澤字潤之世居新化下渡村新化縣治濱資江俗謂江曰河以江之左爲河西而呼其右曰河東河東之著者曰下渡村村之陽有曰河東一人者是爲太公紫芝翁自茂太公舉丈夫子四人先生其長也博雅通擅爲名諸生屢厄鄉試得復失以經學教授里中門下多通顯先生學宗宋儒造次必依於禮性至孝太公治家嚴先生晨夕侍左右能曲得其歡心友愛諸弟尤篤太公嘗同其兄贈君某延里師楊先生先濟課先生兄弟太公性既嚴楊先生復加厲以他事撻先生弟某嘔血致疾篤且死遺兩孤先生撫如已子爲教養婚娶弟顯顯弟穎俱成名

而顯尤有聲皆家督力也河東張氏自明萬歷朝有名大孝者以進士起家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入　國朝後不顯至太公兄弟始發憤求所以教其子如楊先生者雖撻愛子至死不怨於是先生與其弟穎同爲縣學生從弟清芝附郡學時稱三張而郡學之子如相復崛起成進士河東張氏遂復顯先是先生與郡學君少同學友愛如同產郡學死先生痛甚撫其孤而教之亦如所以教兩從子者不數年即騰躍擢科第夫張氏之門與僉事先後相輝映羣謂非先生力不致此嗚呼科舉之學非有高遠難爲之事也而父兄之所以教與子弟所以學皆志於此有意而習之稿項黃馘莫獲一衿者里巷之子覦巍科如天上神

人不可梯接而門戶之興替塾師之輕重亦以是爲差若
先生者豈真少有榮悴於其中哉先生終身寒素刻苦好
學不諳書教本務實言有教動有法閭門雍肅化及鄉里
其諸所謂不言而躬行者先君子爲顯鶴兄弟愼擇師命
侍先生顯鶴性放曠好議論及見先生簡言語終日斂容
坐無惰[illegible]則抑然自下今先生下世垂三十年毋一念及
心惴惴如有所懼嘗與家兄言某兄弟侍先生久欲求先
生一語一默一動一息之睽於道而不可得然後歎先生
之養爲不可及已先生以嘉慶十三年某月日終於家某
年月日葬於某原春秋六十有五子男二人如鵠如鶚女
二人孫男八人先生卒及葬顯鶴皆客京師未及視含臨

壙銜恩纂述先生言行傳信來世人事乖忤未遑執筆今年春如鶴以書來請謹敘其崖略使立石隧道以當墓表時縣中有志乘之舉弁上之志館敬備采擇焉

李龍門文學君墓表

新化著姓曰鸕鷀塘李氏其先有子和者以禮法世其家新人所稱李子和深有禮者也子和之子八人其次名槃槐縣學生員實始居峽山又爲峽山李氏峽山固多李姓自國朝來鮮讀書列黌序者縣學君居此凡四世隸於庠者十一人舉於鄉者一人而峽山遂赫然有聞人先生其尤著者也先生諱宗河字圖軒别號龍門圖軒之稱鄉縣里之婦孺負販皆呼爲圖軒先生實縣學君曾孫祖某父某先生年十六始從其叔父江書君學踰年遂能文二十五歲爲縣學生以經義教授里中性曠達善詼諧年八十神明不衰能燈下作楷日行數十里先生固寒素晚歲

積畢生束修所入貸諸人而薄責其子以自給然不居積稍餘即出以濟人嘗以形家言建石塔於居宅之南凡橋梁道路有利於人者無不力為也享年八十有八以嘉慶二十有四年六月日卒於家配周孺人先八年卒子三人澤玉郡學生員澤逵縣學生員孫某曾孫某峽山距余家三里自先大父與江書君交稱莫逆先生與余叔父鉅野君同歲隸於學交先君子最久篤余兄弟復辱交於先生之子若姪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者四世於茲矣先生長先君六歲卒後先君五年自先君棄世余兄弟每過先生問起居必為述兩家先世之好及先君子平日言論相與欷歔太息黯然不知涕之何從也先生歿而里中耆舊凋

喪殆盡求一先君之友而不可得也悲夫先君自初喪至
卒哭先生之子與其從子德珍奉先生命朝夕臨視先全
後去以爲常先生之喪余遠羈嶺徼不能助其凡役事仲
子亦以細故先期他出未及視含是則余兄弟之慚負生
死抱疚無極者也先生同周孺人合葬某原用陰陽家言
渴葬未及納銘踰歲乃徇其子之請爲文志其墓碣且表
余哀

羅府君墓表

醴陵縣北紫雲山黑嶺之陽有羅府君墓焉君卒以道光六年十月日其年六月長沙屬縣攸茶陵醴陵同日大水醴陵尤甚官署倉庫及附郭居民廬墓漂沒殆盡行臺省大吏勘災至縣無所棲止則駐府君宅時君已病猶力疾手疏振䘏事宜最急數事趣其子之墉隨大吏前俱見採用君卒後醴人語及悵然若失所庇過其墓或徘徊太息相指告嗚嘑此豈易得於人哉先是嘉慶六年長沙饑姦民踰次三聚眾剽掠各縣桀桀子弟乘之蜂起醴民素醇靜一日以被掠訴縣至百餘戶令懼不敢受匪徒益肆君曰此亂階也亟請於令曰富民者地方元氣也元氣傷及

岌乎殆矣且此曹非盡饑民一擒治可立散爲今計宜先懲倡亂者然後勸富民減糶如其言事遂定十三年旱復請於官平糶弁輸粟助振設粥厰全活甚衆論者謂醴陵仍歲旱潦民鮮溝壑死又不相寇盜君與有力焉君少孤篤於內行勇於赴義羅氏固饒於財世有義名君曾祖某官貴州永從縣令歸創建育嬰養濟義學義冢諸善舉君踵而行之謹守增擴終其身無倦以是傾其家弗恤凡所施設有名迹昭然在一族一鄉者不具述余獨舉其有關於利害之大者表而出之爲士大夫居鄉勸其他可略也嗚呼晚近生理蹙隘窮民死徙相屬不復知宗家保聚鄰里出入守望友助之樂其稍能封殖自給者類皆纖嗇計

朘膜視其戚黨之肥瘠不略顧一旦有故聲起怏其私忿任卹之道絕而怨讟之志慘非細故也長沙古稱卑溼貧國鮮蓄藏醴陵獨稍殷富民知奉上畏法其父老多慕善趨爲義舉故雖屢被災歉視他邑常覺寬然有餘謂非善人長者之多閭閻風俗之厚有以維繫漸漬使然與君府君者可以風矣君諱燁字顯文一字偉庵其先明嘉靖中由豐城徙醴陵遂世爲醴陵人幼聰慧好讀書以少孤棄舉子業入貲授州同知銜其卒也年六十有一祖某父某母袁太宜人配陽孺人子三人之壎之坃之某孫男五人壎有學行能文章嘗官吾縣教諭與顯鶴友善與聞府君言行甚悉於其葬也來徵銘未及爲諸表其墓道今忽忽

又七年矣壎比以書來甚勤且責其慢嗚呼以顯鶴闇陋於時其言何足爲府君重而壎固以顯鶴言爲能不歟後世可謂諴於事親者矣此尤顯鶴所爲皇然愾然不能已於言者也

皇清旌表孝行易安人墓表

易安人者翰林院編修陳君源兖之配也編修家本茶陵而居長沙易氏之先亦由醴陵遷長沙安人年二十二矣父歲貢殿元愛之篤擇壻嚴欲得才而賢同居長沙者妻之或以編修者告時編修爲諸生方依其母居委巷中孤露食貧闇如也歲貢君一見喜曰是不長貧賤者乃以安人許之既歸陳氏事其姑曲盡孝敬姑愛之習於陳氏者皆曰賢又能時其緩急屛當家事煩屑俾編修得以專力於學行而不爲貧累及編修有籍於朝太夫人遣之入都黽勉有無克敬克戒無異爲諸生婦時凡朝士之習於編修者又莫不賢之編修嘗病劇且危安人百計調護衣不

解帶者三月旬夜露禱庭中乞以身代不許則割臂和藥以進翼日病少差則共詞或稍聞其事安人泣曰勿復言恐聞之傷姑心蓋其股憂積瘁茹痛蘊憤不惜殘毀肢體生所天以求慰其姑而不知有身如此至是而編修之病已安人之病方始矣以今年正月　日卒於京寓距割臂時六閱月甫未及復人已云亡宜編修述之有餘哀也安人之喪侍講曾君國藩已爲之銘編修復屬余爲文表其墓且以訊余言不苟必能信今傳後使生者無恨於死者死者無恨於九泉也編修之念其婦深矣余言果能使之必傳而無恨耶末俗偷微久矣一二至行時遇之婦人女子以余所知近安化陶文毅公今太常卿黃化唐公兩家

女子皆以割股得旌今益以安人爲三人豈貲湘漪淑之氣獨鍾於閨閣耶然二人者皆孝於舅子之愛安人獨不惜其生代其夫以奉其姑於譏爲尤亞求代而得代安人之心無恨矣不傳何譬顧以安人之賢不克享編修一日之奉及使之泯然澌沒無聞於後斯亦行道之人所心惻者矣於是吾里京朝官 凡在籍士大夫習於安人之賢者相與臚其孝行聞於 朝絕不及割股事以昭安人之賢孝出於性生非區區一節所能概矣顧其事烏可無傳遂書而寓之以待安人之歸葬而揭於阡以昭示來世且塞編修之悲

南門劉氏阡表

有劉氏女子述其先世梗概葬地爲圖授其夫卿佐謁余求表佐之言曰余婦家居城南門內與新化諸劉別爲一支稱南門劉氏其詳不可考其居新化自詠始詠之後六世有名渭者明季爲東城指揮九世有名國倫者天啓丁卯武舉官貴州提督坐營都司縣志載其致仕歸卒於白魚磯里人立廟以祀入 國朝則有康熙癸酉副榜上進承明教諭能詩好琴詩見沅湘耆舊集琴今存佐許是爲十三世十五世則有乾隆戊子舉人邦光有文學邦人所共知也邦光早卒無子其族弟邦武子名巽觀亦善琴有隱德卽余婦翁自詠至巽觀傳十六世而止今其族死徙

流亡淪喪殆盡婦之期功旁親無一人焉蓋劉氏之嗣斬矣其葬地不一所婦翁與指揮都司畢人同葬下渡村川石山歲時寒食余婦攜一子上冢慟哭失聲哀戀不忍去居恆語余輒嗚咽流涕山在南溪之濆當孔道冢旁多爲居人侵占再世而後恐遂夷爲官道荒圃不可復識矣聞吾子有郡志之役士族許立表劉氏雖絕符表例今謹奉上圖系一冊乞有道君子一言揭於阡俾劉氏之鬼雖餒歸然一邱不致澌滅其功德與興滅繼絕等語畢愀然余哀而諾之不忍卻佐曉形家言爲余相地因偕至劉塋覛之塋距余家數里許溪流遶之迤邐南去南溪所由名也披荆尋路上蓬蒿滿眼冢前各一碣劣可辨識諦審之所

調東瀫指揮坐營都司戊子舉人及其婿翁巽觀墓感在
焉慮以十六世相傳之宗緒數百年族葬之兆域僅一塲
女子爲之封樹題識竭力營繕以冀作茲邱之不失一抔
之長存可哀也已嗚乎天道之難憑久矣至不得已而求
之地理則惑滋甚焉世言子孫興替當視祖父功德爲量
而又必得吉壤以蔭然後長世而長子孫今諸劉之蕃衍
於新化者衆矣其保世滋大之由吾不得而知之矣而此
一支獨嶄焉中絕豈指揮都司之靈皆不能庇其子孫耶
亦茲地之不中葬法使然耶抑盛衰倚伏之別有故不係
乎此耶雖然劉氏絕矣倘有一女子哀痛迫切感動其夫
乞文以求不朽以視夫爲人子孫潰然不知祖父爲何人

文字爲可貴者相去遠矣則謂劉氏雖絶而弗絶可也故樂從其請而爲之表

情田梁氏新阡表

梁氏於安化爲巨族蕃衍碩大尤稱三甲情田上舍鼎恆三甲梁氏之傑也述其曾祖以下至其母孺人梗概葬於里之孫榮山者曰梁氏新阡謁余爲表情田余戚也不可辭乃諾而表之先是余以女孫歸情田之子治乾迨嫁至其家其尊人六爾太翁長者也與余談論甚洽因偕之尋所謂孫榮山者而登焉山在居宅之西四山合沓峯巒複疊一水瀠繞東去即疊溪也有橋翼然一閣鎮之名曰迴瀾遙望東南諸峯隱隱矗天際洵奧區也梁氏自宋熙寧置縣以來卽族居於此保世滋大今八百年矣先世葬地甚多不具述茲山之闢自其曾祖母劉孺人始曾祖維四

府君以下繼之同兆異域族葬而昭穆不紊維四府君諱
元緯生康熙癸巳六月歿嘉慶丁巳六月生平嗜學不倦
手著文稿猶存配劉孺人生後府君一年爲康熙甲午八
月歿先府君一年爲嘉慶丙辰二月生子二長朝釗次朝
鸞國子監生孫五人長崇角次國子監生崇斗次嘉慶癸
酉副貢鳳凰廳訓導應奎次國子監生崇升次崇張譚孺
人配贈訓導君生乾隆乙亥六月歿嘉慶甲子十月生子
三其一朗應奎也左之中爲凌霄府君　府君諱朝釗生有
至性陛步不苟古道照人鄉里稱之生乾隆庚午十月歿
嘉慶己卯三月配謝孺人新化名諸生謝敬女也稟承家
範配德君子生乾隆戊辰正月歿嘉慶　戊午六月祔葬府

翁之左生子二崇斗崇井崇斗卽六南翁其右卽倩田之母吳孺人也孺人性和淑初歸梁氏不逮事姑惟翁凌霄府君健在孺人先意承志克盡婦道朝夕不倦府君每向人言曰新婦如此吾無恨矣梁氏固素饒孺人至經理操作益以豐裕而自奉甚薄布衣蔬食如未豐時曰吾以惜福且示後人儉也生乾隆庚子十二月歿道光庚戌六月祔葬凌霄府君之右子鼎恆卽倩田孫一人治乾余孫婿也山舊無名葬後十四年而諸孫有餼於學舉於鄉者人以爲榮因呼之曰孫榮山云梁氏族法甚嚴聚處七百戶之多無一游民蕩子出其間人多謹愿淳樸習於勤動其秀而文者介然傑出能文章取科第梁氏益以大矣倩田

讀書有識力爲族人所重孫榮之兆其有旣耶故樂爲表之如此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八

新化 鄧顯鶴 湘皋

明周司農堪賡傳

公姓周氏名堪賡字仲聲一字元應湖南寧鄉縣人曾祖鏜正德閒舉人廣西貴縣知縣有循聲以子采貴贈兵部侍郎雲南巡撫祖檄父燿昇萬歷閒舉人山東東平州知州多善政州人立廟祀之陝西延安府同知引疾歸子四長堪賡戶部司務公其季也公生而穎敏倜儻多大略天啟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福建永春縣令時年三十有三矣以才調福清盜蹤劫沿海居民屢挫官兵公密遣死士入賊黨句得其魁及出入蹤跡悉捕誅之海氛以

淨坊店主人耍客於路殺而奪其金佯爲申狀哭盡哀公曰若號無淚又數瞷我中情怯耳夜半抵其坊召而詰之曰客何罪而汝殺之一訊而伏原贓封識宛然公讞獄明決治行爲八閩冠行取陝西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劾藩下宵恣縱及姦民投獻莊田二十事直聲大振拔幾輔言厰衞撫歲卒利害民狀同官皆悚惕公意氣自如上雖不能用亦不之罪也時畿輔戒嚴公總理塞盧兵餉簡士馬劾將帥不職者衆恃以無恐有司捕獲姦細百餘人法當梟公覆鞫七十餘人無顯狀得末減事竣請假省親還侍延安公趾步不離左右公至孝以胡夫人先卒不及祿養語及輒泣悲不自勝假滿延安公促之入朝揮涕就道旋

丁延安縣哀毀骨立服闋入掌河南道歷遷太僕光祿寺卿順天府尹有民婦匿母家取他尸以誣本夫以誣服坐抵公駮訊獲其婦卒得雪霸州大盜獄已具所親挾重貲賂權貴將曲宥之公暴其惡論如法擢工部右侍郎崇禎十四年也明年秋流賊李自成圍開封守臣謀掘河灌之賊偵知預爲備九月壬午夜賊乘水漲使其黨決河灌城內外官民漂溺以百萬計賊營高處漂沒亦數萬自是河南犇故道涸爲平地矣時總河侍郎張國維方奉詔赴京奏其狀山東巡撫王永吉上言黃河決汴城直走睢陽東南注邵陵鹿邑必害亳泗侵祖陵而邳宿運河必涸帝命總河侍郎黃希憲急往捍禦希憲以身居濟寧不能攝汴

請特設重臣督理奉命公以原官兼右副都御史前往堵
築且諭以汴決河徙陵運攸關當克期奏績時十五年十
二月十四日也公即日就道以明年正月八日抵汴親行
相度疏言河決口有二一為朱家寨寬二里許居河下流
水面寬而勢緩一為馬家口寬一里餘居河上流水勢猛
驟深不可測上下兩口相距四十里至汴隄之外合為一
流決一大口衝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則淤為平地怒濤
千頃工力難施必應濬舊渠分殺水勢然後脊鋪可施櫃
築濬並舉需夫三萬河北荒旱兗西兵火竭力徵調不滿
萬人河南萬死一生之餘又相聚守險推誠招徠未必有
濟勢不得不請助於撫鎮標兵至於購辦埽料其擴沈乾

形存賄之淮安繇麻購之徐兖穀草楡瀕則采之懷慶柳梢蒿茭則取之本地從所産也而大綱全在用得其人因言淮海道副使徐標南陽府知府李芳蘊衛輝府知府文運衡開封府知府李穀同知朱光斗彰德府同知趙允光改副使張𡻕逢僉事楊汗古張若獬楊毓楫諸臣之才可分任又言臣祇一調度之人耳今一時地方官設乃洵事則人人變色推諉上下無一勇往任事之官臣以水性不習之部臣一旦臨諸臣之上諸臣以部臣相視脣指弗靈人情如此不但無竣工之日幷無起工之期旬日以來饑食俱廢臣已將分任各官列名具奏伏望迅賜嚴諭以築塞決口責之徐標李芳蘊文運衡以開濬舊河責之楊汗

古李嚴趙允光以督催丁夫物料責之張宏道朱光斗張若獅楊虓稱如有玩視法不容寬末言工大費繁錢糧必須應手今帑金十萬之外部臣所議折網料價二十萬倘久在民徵解無期亞如畫餅充飢部臣特借以了局不顧我事之濟與否也帑金一盡此數萬之衆將束手以待命乎抑將從而于役乎以此加罪臣死無足惜實無益於國事矣疏上集議次第興工時寇氛猖熾汴梁既成巨浸中原千里彌望蓬蒿罕見人跡應募不滿萬杙梱楷橛百無一具公乘小舟從河干與李汾溫及河道方大猷多措措招徠儲峙甫一月而工料粗集因言治河之法先濬後繼此一定之理臣商之諸臣宋家梁水勢較緩可以先

築且先塹下流決口然後開濬舊河底東歸之水不得復折而南於事爲便爰自朱家寨之北抵馬家口之東築隄長三百七十五丈頂廣三丈趾廣八丈岸地高一丈窪地高一丈五尺捲埽層累而上總高三丈與頂齊於是朱家寨決口遂塞自馬家口西岸南接舊隄長一百有九丈西接舊隄長八十三丈頂趾之廣視前俱高一丈皆岸地也工亦竣惟馬家決口寬一百二十丈會春汛水溢河之故道極墊二三百里間水漸瀰漫東岸奔騰怒沸中流七十餘丈深無底裏勢極浩瀚人夫埽料以數萬數十萬數百萬計再築再潰而時已五月矣迺言伏秋迅迫與其以有用之金錢付無窮之波浪於事無補不若嚴護新隄倍疏

故道餘請俟之深秋帝不聽嚴旨切責公上言工料已罄錢糧不敷臣因舊河臣張國維有請動淮庫鹽課之議遂冒昧上陳詎戶臣傳淑訓爭執不可近準漕臣史可法回咨內稱淮庫掃洗絕無存留乃知舊河臣亦懸揣無著而戶臣亦空爭無益也萬不得已則新河臣黃希憲截留邳餉一項可佐臣急需乃工臣議留而戶臣弗應夫戶臣第知慎重錢糧以圖自便耳遑計運道與陵園乎殊不知運道隸戶部要務而陵寢重大普天臣子當同抱剝膚之慟臣不料其秦越視之也伏惟斷自宸衷立賜接濟若仍下部議終屬空談無裨實用矣時餉絀料窮百物凋耗而需夫更亟百呼不應措處之法已窮公復言河上之役徵夫

於近河郡邑此舊例也今汴河附近唯彰德衞輝懷慶兗
州大名五郡耳河北三郡已役隄工兗州人夫亦將鱗集
臣咨行畿南撫按徵夫大名其勢實不容已所以奏請者
以大名非臣原奉勑書所載不敢擅便也而部臣奉諭指
駁謂當就近救饑招流何必遠徵大名夫地方有大舉動
以工代賑臣豈不知臣陛辭時即以此條陳奏矣及到汴
梁而後知前言之不可行也河北人跡寥寥無流可招河
南半爲異類撫臣設法招徠無一人應募臣豈能強之使
來哉大名古澶淵地與河北兗西錯壤如東明長垣皆臨
河邑誰非赤子獨衞之民暴露河干而澶淵獨安枕而臥
有天良者當亦內顧不安也今議塞馬家口計工須數月

用夫須數萬尭大之外尚須借助遠方今並大名之夫不用臣愚實無良策也又言錢糧屢請未到工料措辦無資所自壘須議同築舍工臣之心血已枯討臣之偏執不化曠時誤事不揆所由而但責臣以速竣臣能張空弮與洪濤爭命耶章數上公曉夜督催日駐河干揮汗赤日中與兵夫相邪許齊埽六十餘丈一夕又潰而公病作矣時決口雖未塞而河遷故道漕運已竣陵寢無虞公抱病按視期以冬月報竣而秋漲大發自荆隆口抵陳橋一帶陸地水深丈許一二孑遺君民負木高徙新隄又多蟄陷正搶築間忽報闖賊全隊西來沿河騖擾公按劍危坐與在工文武官誓曰先與河爭旦夕之命者今亦當與賊爭旦夕

之命敢退者斬飭道府各部署所統兵夫嚴陳以待賊氣
犇哨騎遂南折水亦驟退公奏言臣自五六月抱病後今
漸愈毋念賊儆沿天背裂髮豎誓不與之同生現飭鎮道
篩鍊兵夫選備器械曉夜戒嚴臣鼓以忠義人人感泣臣
以河上為生死賊無有敢從滎澤汜水渡河者近聞孫傳
庭兵已出關賊鋒挫而奏績可計日待也遂以九月復施
工閱月工乾績言臣一病幾危乍聞賊營吞餘之徒幾至
鳥驚獸散逆病漸瘳哀鴻復集又值陰雨逝旬河魚大上
詎寇孽復來窺瞷沿河料積如山聲言放火劫餉臣先辦
一死抑明號令嚴搜姦細一夕之間壁壘已成賊已宵遁
臣憂勞之餘舊病復發骨立形銷臣自分餘生得之意外

何致再有變惜現已力疾親事亟圖成功顧相度河勢春
夏所築之基漸遇衝潰恐不足恃爰別勘一區於南數百
步外擇吉開工視水淺者捲柳為基層累而築凡二百五
十丈水深四五丈泥沙深丈餘者捲埽如屋疊至八層始
出水面凡四十餘丈水深溜急椿埽虛懸危如累卵至合
尖之際口愈約而濤愈怒塞而復衝者數次自九月十一
日至十月杪臣與道府用數千人更番供役宵旦並作目
不交睫者十晝夜冬月朔臣虔誠祈禱至初四夜半向時
淤沙壅聚之處忽漸東徙水勢驟平臣與李芳蘊晝夜分
立東西壩臺督令椿埽齊下於十一月六日黃昏合龍矣
於是南流斷絕河悉東還貢船自淮徐來者銜尾而至蓋

自三月迄十一月為時二百七十日卒柢狂瀾還故道初估工料銀五十萬減定三十萬告成日復省銀五萬歸報繪圖以進帝大嘉賚拜南戶部尚書以積勞成疾連疏乞骸骨上允之過留都謁孝陵痛哭歸不兩月而京師陷矣

初公之在河上聞潼關失守也嘔血數升陳六大弊疏請急振宣雲關隘略曰流賊之禍起於饑荒彼時殲厥渠魁解散餘黨直一長吏事耳養癰十五年而燎火之細竟致燎原今潼關之阨尚忍言哉臣所日夜憤懣於胸者大弊有六倘此時猶不痛革則患不在陵寢不在藩封而在社稷矣臣執役畚鍤嫌越位妄言而有不忍不言者謹昧死瀝血言之竊維克敵之道在將相和衷閫內閫外聯為一

體何堅不破自用兵以來如洪承疇洪裔年盧象昇輩皆親提桴鼓樹勳戎馬之場而秉國成者畏同報復各存私見雖有國士誹不解體臣願內外大僚痛改積獘化去畛域齊心合力庶有轉敗爲功之日科道聞風言事固也邇者臺省言兵事者章疏日數十上第懸箕與臨事殊畏如曹文詔前後血戰殺賊功第一而反以驕倨被劾曹變蛟猛如虎等捐軀爲國賞不償勞此功名之士所爲搤腕太息也臣愚以爲軍旅重寄惟當局擔其利害廷議紛紛求全責備存識力未定者必因人以自餒卽忠勇素著者亦避忌而灰心臣願言官痛改積獘則是非公綱紀正庶無毁譽混淆賢姦倒置之習宦者典兵自魚朝恩始而應世

卒以不振如癸酉十月諸將已扼賊於河北矣乃監軍楊朝進代爲乞憐致毛家樂之徑渡誰之咎耶皇上以外臣不可信而委用內監然外臣以內監爲奥援而先懷貳心內監以外臣爲口實而巧避文法從前侵尅兵餉臨陣先逃皆內監導之也臣願中官痛改積弊則邪費塞士氣伸而無跋首疐尾之患將不能用兵國不能馭將此大患也今則法不能馭武弁而恣其剝削令不足以行軍士而養其凶頑威不足以服梟雄而任其跋扈從古戡亂之法必大示挫衂然後從而撫之而亂乃定未有一意主撫者此甚庸夫巧於調停以自文其怯懦隳軍實而長寇仇罪難擢髮臣願將帥痛改積弊申以號令凡股慄軍士逗遛匡

怯者俱案軍法從事俾將能效忠軍自樂戰毋以招撫再墮賊計至於積弱之勢由於賞罰不明臣訪諸自賊中來者其立法一人逃出即殺其管隊一陣退縮即處以極刑獲一壯丁即寻以良馬美妻故人皆盡力死鬬柰何軍中漫無紀律以致望風瓦解遇賊披靡自撫按以至郡守皆大吏也乃賄賂公行廢弛成習振作者反訾爲紛更闒茸者咸稱爲安靜上下相蒙牢不可破甚至賜劍大臣不能使一縣令師出無功職此之故更聞猥瑣有司寇來則避寇去復旋言之嗚咽臣願大小臣工痛改積獘惟大吏勵精圖治庶百僚率法急公而有震動恪恭之氣唐臣陸贄有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自爲

歷問礦稅編天下已竭澤而漁矣崇禎四年有按畝增賦
之議新舊所增六百八十餘萬有奇十一年又增勦餉二
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海內之財止有此數蒙皇上有暫
累吾民一年之恩旨聞者莫不感泣而貪婪州縣乘機漁
利猾胥蠹吏因緣作姦今則丁壯死於瘡痍老弱困於箕
斂凡此蜂屯蟻附之賊皆窮民也凡此敲骨吸髓之民皆
賊兵也夫以怨民鬭怨民誰與同心以赤子攻赤子誰肯
效死臣願自撫按至守令痛改積弊一洗貪汚庶大法小
廉然後可收既去之人心拯垂危之命脈臣聞天人感應
之機捷於影響人事修於下則天道應於上誠能急袪此
六大弊則人知悔罪天亦悔禍將見災祲自少而蕩平可

期光望我皇上進忠良遠姦佞懲喜怒寬賦役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在一念轉移間耳臣謂疆事決裂至此皆撫之一字誤之潼關既破百二河山資以寇竊恐三晉亦不能保臣輾轉思維救急之策目今河北宜設重鎮簡宿將如劉肇基金國鳳者領之令分兵屯田且耕且戰為持久計以壯畿輔聲援宣雲兩鎮精兵健馬所聚三關綿亘九百八十餘里此金湯之險也速遣才望如史可法張國維張肯堂者畀以三關重寄練兵措餉固根本以為後圖不此之務而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阨之險隘臣不忍言也書上不報而北都亡矣公聞變縞素晝夜哭瀕於死者數

公僅一子紘舉人嶽賊亂湖州與其世父塏皆先後被執

不加死堪責無嗣鉉遺二子一七歲一六歲公每北望涕
泗交横僮兩孫在旁輒揮之去聞者墮淚已遁入潙山或
竟日不語或終夜繞榻而行達旦不寐福王立於南京閣
相馬士英公拍案大慟曰其無望也乎史閣部以書招之
因泛舟南下先致密函於所親兵部尚書張國維請先誅
馬阮以正綱紀行次吳城得報知不可乃返棹復崎嶇嶺
表轉側山海間追桂王以六卿召而公病不能支矣歸結
茅庵潙西四十里之董家村焚香禮佛鄉隣罕識其面
國初經略洪公承疇徇滇黔道出寧鄉與公有舊令迎謁
猝問公安在令愕眙倉皇出詢吏具書爵里居址日將晡
經略命驛卒前導以數騎向邑西馳長吏以上皆駭詫至

董家村已昏暮驛卒傳呼經略來遽辭之弗獲而已造榻前矣草屋三楹藉鐙布被臥病奄奄經略撫臂曰可甚矣憊公扶杖徐起相持而泣坐定促膝語地方疾苦甚悉少頃呼僮摘園蔬留共飯至夜分經略乃騎馬去公曰吾當與君永訣矣翌日家人請致地謝不許曰吾不以此辱洪公卒不通一刺時大湖南北疊罹兵燹郡縣白骨青燐荊棘千里經略疏免荒糧百十餘萬民慶更生人謂皆公誠惻所致云以順治十一年四月日晨起沐浴衲衣趺坐而逝年六十三公清操介如遁跡二十年妻孥菜藿麥飯如田家翁里中不爲崖岸雖農夫樵牧皆樂與語居恆恂恂未嘗以才知先人及臨大事決大疑則毅形於色片語立定

治河之役與士卒同甘苦能得人死力身罹國難南北閒

關至萬死一生而志不少挫其晚年逃禪蓋憂患之餘有

託而然矣著有巡察及治河諸奏疏黃河紀五峯文集

明鄉御史唐公鳳儀傳

公姓唐氏名鳳儀字應韶郃陽縣人父佐字宛臣內行純篤早歲以孝聞言動不苟舉宏治八年鄉試以母老遂不赴禮部試母卒哀毀骨立既喪後絕意進取以經學授徒鄉里與人交務全終始生平不談人過有非義語涉鄙誕者輒掩耳避去晚膺慶遠推官不三月卒以子貴贈僉都御史見楊文襄公一淸墓志公生而英敏倜儻有氣識正德二年舉於鄉明年成呂柟榜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巡察蘇松遭慶遠公喪去官服闋以原官按浙江遷應天府丞再遷順天府尹尋改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蜀中方用兵公至特疏請設法振濟再議兵事初芒部土舍隴壽與庶

弟隴政及兄妻支祿爭襲互相讐殺攻劫地方朝廷屢用兵斬獲部議以隴氏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為鎮雄府設知府流官而別設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阿濟等四人分統而以通判程洸為試知府時嘉靖五年也既而芒部賊沙保擁隴壽子勝攻陷鎮雄城執洸奪其印洸奔畢節事聞科道等言有司失先事之防不亟收隴氏遺裔而令沙保得擁孺子煽惑一方兵部覆言隴勝非眞壽子故議設流官有司撫循失策遂至叛亂沙保罪不容誅當勦沙保畏討出府印乞降顧持兩端欲立官如故四川撫按以沙保狡悍不可馴議速擊沙保復叛七年合川貴諸軍會勦大敗之設流官如故而芒部烏撒

毋灣酋鮮隴革等復起攻劫城節勢張甚紛紛見告兵部
尙書李承勛以伍文定專主用兵爲失計而御史楊彝復
言芒部改流非長策又時值荒饉宜鎮以安靜帝亦頗厭
兵於是公上言烏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芒部爲脣齒
自芒部改流諸部內懷不安以是反者數起阿濟等雖詭
稱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氏也且川南連歲用
兵饑饉洊臻民勞餉饋小民救死不贍何能赴戰竊以普
兒報復夷情之常不足以煩聖慮臣請如宣德復安南故
事俯順輿情則不假兵而禍原自塞川貴巡按戴金陳講
皆奏如公言金又以首惡毋響祖保等宜剿誅以絶其驕
氣始下撫處之令許生獻沙保等待阿濟以不死然後復

隴勝舊職或降爲知州通判其餘或因或革庶操縱得宜恩威並著章下部覆乃準鎮雄流官而以隴勝爲通判署鎮雄事時九年四月也川南遂罷兵蜀民大悅僉言實公所籌畫公有世部紀事簡藏侍御詩是也事見明史土司傳公律已嚴不妄交撫蜀時首輔爲楊文和公廷和蜀人也尺牘不通以資升左都御史召掌南臺事中道聞母憂奔歸事聞贈䘏諭祭葬服闋尋卒上悼甚賜祭葬蔭一子虞撫入監先是興獻王在藩邸最重公嘗親書康寧二字賜公母周太夫人世宗立詔取入用賚給之故於公母子之卒特加寵異非常例也公至性過人居父喪哀毀母卒不勝喪免喪遂不起蓋以毀卒也居鄉敦睦族里嘗恃爲

綏𦤺其爲御史多所建白以時方多故奏請因事添設監司分守各道其後或置或罷不一議實自公始廵按蘇松辨疑獄革宿弊待䟽請表揚死宸濠瑞州知府靖州宋公以方之節以示風厲世始知有宋義卿殉難於道士汱黃石磯事明史因據以入忠義傳按浙江遇事疏剔不避權貴風紀肅然浙俗尚侈婚嫁費不貲至有老其子女以待者僭備禮者公限以年編爲令甲浙人便之呼曰唐父承麟天時汲汲嘉惠來學華亭顧璘莘玉卽其所薦士也璘極服其賢見東橋集公所著有浙撫錄芒部紀事詩殁祀鄉賢

涂江先生別傳

先生姓徐氏名一鳴自號涂江迂人世居醴陵河溪父廷用宏治癸丑進士官戶部郎中以風節著好吟咏與李空同友善有未齋稿佚先生姓伉直抱負奇偉操履剛正自其幼侍戶部君爲京朝官即以氣節自許多聞博識風采靄然正德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轉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嘉靖初大禮議起何文簡公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力爭先生於文簡爲鄉人又其父同年也心服其言思力贊之暨文簡官吏部世廟已入張璁桂萼言尊本生稱皇考伯孝宗矣既復欲去本生二字文簡疏三上又發十三難以辨折璁萼皆詘中不下先生益憤之遂偕

本部郎中余寬等隨文翰跪伏左順門泣爭自辰至午帝
再諭不起大怒先執爲首者繫詔獄衆乃撼門大哭聲震
闕廷詳見明史文翰傳凡二百一十七人吏部則余寬與
先生一十二人也時帝益怒收繫四品以下若干人杖死
十八人餘戍邊先生以名次差後免志意鬱憤作秋懷詩
八首以見意末首云憶昨衣冠哭帝庭忽看白日下雷霆
又云璧樹折檻千年事吟對秋山幾點青蓋紀實也未幾
出爲江西提學復以毀淫祠忤璫謫松江同知明倫大典
既頒削議禮諸臣籍先生名在籍中乃歸滁江搆草堂於
醴陵豐宮側居焉久之廷臣交薦以南刑部郎起用不就
復築東宅移居闢小圃蒔花種樹優游賦詩以終焉有興

正少役盡放以從不收也既爾歛遐謝約又如此有淶江集弟一舉亦好吟有南廱二十八詠詩附見集後

鄧纓鵠曰吾邑人吳建軒先生思樹有云明人大禮之議亦可兩存然呼孝宗爲伯心安乎不安乎稱此而言文簡之論允矣當日撼門大哭倡自文簡楚以南提學與華容肅一中皆從一中雖屢起屢躓以功名終提學一蹶遂不復起可謂難矣余每讀淶江集秋懷詩至最是宫庭更蕭索淒風殘月對愁顔之句未嘗不悽然欲絶也朱錫鬯氏明詩綜輯丁丑舒芬榜詩自芬以下凡二十三人獨有爭於大禮者獨無提學名吾楚人亦無有能稱道者嗚乎士生斯世欲不與草木同腐難矣哉

食哲和尚傳

和尚姓唐氏名訪字周之别號汲庵既祝髮號食哲和尚武陵人父紹堯字二華天啟進士初令高陽以忤魏璫下獄烈皇即位始出獄擢兵部郎中累官戶部侍郎卒謚文貞和尚初以桂林籍中廣西壬午鄉試第一瞿忠宣式耜見其五策詫爲異人永明時特疏奏授翰林院庶吉士掌制誥備顧問上六代中興法戒書奉敕入楚聯絡勲鎮既知時不可爲乃痛哭祝髮築食哲庵以居自作食哲和尚記云有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十月朔二日和尚生行年三十又一歲又八十八日爲戊子春元旦和尚築食哲庵成乃告母兒及妻妾拜告友人自今以往呼我食哲和尚

名遂以戊子元旦始乃自記曰和尚有髮髮委地數尺髩鬖鬖面白微黧目能視數十丈以外蟣蝨遊絲野馬如在几案聲如巨鐘語作鬼語視李長吉孟東野過之善哭偶觸卽哭哭數日不止與友人論成敗事及君父憂危臣子僇辱亡國廢墟如身值其時周張四顧如深塹大壑如鼎鋸衣加如中毒如魘以是益哭聲吞喉咽哭不止也和尚三遊燕四入雒一過秦再歷吳越晉趙閩粵返楚賦帝京記華山訪侯嬴豫讓墓弔姑蘇之臺問五湖之棹帝子亦得賦招魂尉陀不敢據南面漁舟不返屈宋同歸和尚入名山喜獨遊夜遊雨遊雪遊雷遊石喜蠡僧喜瘦喜燃炬夜坐大石上喜臥佛閣反鎖鬼叩門飢鼠竄瓦佛無語須

嘆對古人勝跡喜與古人遇乘其新平反其獄不愛古人
歎和尚其遭茶苦十歲遭叉宛中遺刖已伸復蹶今蹶已
甚和尚所遭尚未有艾也和尚愛築庵凡遇山水佳處誅
茅薙竹負土洗石扶石起立對立如人與揖與詼語與默
坐然後置庵庵成居十餘日即厭別徙如前者告和尚曰
食者猶厭也和尚猶和尚也壁且頹泥半脫水汩汩流膝
下者上枕蟲齧席和尚終日立不去不厭不狷狂走和尚
又何以堪此和尚曰吾志也誰謂茶苦其甘如薺客又安
知和尚之用心也哉庵前高竹數本短竹百數十本庵側
水高二尺來自二溪至庵合去復分野草無算白鴨一足
跛庵後峻嶺無人有木客有大猨時似老翁咳窮奇貍貓

颮颺毅玃猩猩狒狒元兔白鹿無算　和尚早起白飯二盂苦茶十二碗酒無算詩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喜怒笑罵發狂無聊高山深谷春雨夏雲奔雷走電蟲鳥花實將見兒女往來唱和無算和尚自斷三十二歲以後有庵足居有飯足飽有詩酒足樂和尚有以自老矣元旦後六十九日與負前一日記

蓮冠道人傳

道人姓夏氏名汝弼字叔直衡陽人早歲讀書蓮花峯故以蓮峯爲號生有異稟剛介負氣工詩善琴初隸衡陽學爲縣學生衡湘亂佯狂遠蹈鼎革後棄巾服爲道士裝更號蓮冠道人與人語或歌或哭有及時事者卽閉目不答同縣王船山先生夫之其至交也兩人蹤跡多在漣邵間嘗攜一童子襲琴至湘鄉梓田之東嶽山僦僧寮而止焉日就古木鳴泉間藉危石彈琴吟嘯終日已登白石峯銅梁山觀瀑布輒數日不返問其姓字不對有識嘗賡者見而異之邀至家與語自稱蓮冠道人或竟日閉目兀坐不出一語人莫能測也居月餘辭去莫知所往或云揭

家人九疑山絕粒死箸作盡佚今僅存東嵩山同夕堂作詩登白石峯記二篇夕堂即船山也記云登高山而送目各有其情焉而余之情其何居也歲丁亥月在午梅雨百倍於往歲伏草庵而息者四旬乃今始得與王子而提披榛徑登白石峯積陰初啓條風時至捫菉緣度深碧登降頻數不以爲勞僅至於峯巓而息余兩人者乍爲之釋然如雲之困於岫而展於空余兩人者其可以怡然乎未也既至於峯之巓南眺祝融如俯而回睨西望梅龍如蹲而東引北瞻洲紫如延如拒將迎莫必而以其翠光相峙其下則平甸漠漠緣矚白水明荒烟而列余兩人者其愈可以怡然乎未也夫以是峯之特立出於羣山之表而其上

艮崖先生傳

艮崖姓鄒氏名統魯字大系一字近野自號艮崖人稱艮崖先生世居衡陽以酃縣籍應舉故又爲酃縣人崇禎乙亥拔貢廷試第一壬午與同郡王介之夫之李相國管嗣裘包世美郭鳳蹮七人同舉於鄉皆一時名宿也艮崖生有至性舉動奇偉癸未衡州陷賊迫諸名士受偽職其父承芬戒之曰百口小計耳袁閎土室黃巾不入勿爲我憂勉爲秦庭之哭可耳乃單騎亡之粵上書總督沈猶龍乞師援楚略曰獻賊初發難於楚及蔓至豫而楚不聞剿寇初發難於晉及蔓至秦而晉不聞楚之撫帥曰吾固吾楚以無罪也及豫靡爛而楚亦莫支矣晉之撫帥曰吾固吾

晉以無罪也及秦靡爛而晉亦莫支矣此昔六國之所解從以坐待強秦今晉楚更蹈其轍而取覆者也統齊冒死言今之粵岌岌有類於晉楚而私竊其不類者則惟恃有明公兼恃有粵在也此統齊之所以捐父母妻子晝伏夜行而為南楚籲命於明公也計南楚之紳士編民陷溺冤中者已一月有奇矣賢者不過如值變離求苟活於俄頃不肖者則如飲狂藥競立功名於來日凡粵之鎮守監司郡邑寇皆部署其人無不懷符組候附月於楚粵之境豈不旦夕眈眈覦粵為幕燕釜魚哉而粵之人憒如也愚者自狃曰吾粵山川足恃也知者則過計曰一隅一日之粵與積地積歲之寇形固較若鄒楚也嗚乎陽山風門湟水

三瀧之險豈險於長江洞庭南嶽彼懸圖不足避矣若知
者之過計使統督無說以處此則統督亦自哂其誕也閩
寇一隊已至吉州不旬日即罷歸星沙其措置湖南者皆
湖南市井飢寒不得志之人以統督料寇不走蜀則走黔
有僥焉不能終日之勢然湖以南十數萬市井飢寒不得
志之人盡貪功名而退怵罪呂安保蛾子之術不終祝爲
似我耶以此十數萬而危粵有餘矣思及此而車齒之亡
依辨脣之漫剝猶不足喻而明公猶畫疆而守不毅然專
大夫出疆之利行先發後聞之義也得乎惟明公西檄桂
林一旅出永北檄虔一旅出郴東檄閩一旅出桂悉東粵
之師出郴桂之閒縱不能斂十數年之積寇殄於一旦而

以革楚南十數萬無賴之面目使仍返諸執經負耒爲而
無不足也楚南平而兩粵已固矣巖明公面諭援楚適閩
粵帥皆欲發兵境上止云固粵嗚呼不援楚而能固粵統
帥知其斷斷不可也望上猶能疑之適艮崖之友羅定牧
包繩庚在坐曰此楚奇士尚節氣負經濟才在南雍同研
席知之最悉乃從其請卒導總兵宋紀出楚疆復郴衡
郡 王稱號授中書舍人後隱居祁邵山中所在常隸晉
饒十數以從嚴棲谷飲人莫得而蹤跡也與邵陽僧六馨
交好有再至邵陽僧甯六馨詩六馨名朝柱亦奇士也艮
崖子定問壹周孫世任皆知名

陳爵之先生傳

先生姓陳氏名君龍字爵之新化人世居縣西之橫陽山橫陽山者其地四圍皆山中豁平衍廿餘里皆沃壤一山橫亘日光蔽其上故名橫陽俗呼黃楊者誤也山上有砦元季居民避亂居此故又呼砦邊新人言望族者必稱砦邊陳氏先生又陳氏之望也祖南溪翁名文璧善琴蓄古琴二能召仙嘗以其術致呂仙於其地之滄浪亭撫弦動操移時迺去後遂名其地爲會仙橋名其琴仙所撫者爲弄雲翁自撫者爲懷仙　國朝乾隆中弄雲歸長洲褚氏筠心學士廷璋集中有弄雲篇是也父大謨有隱德先生性誠篤幼師事同縣譚　先生昌期昌期以理學名於

時言動皆有禮法先生執經問難終日侍立不命之退不敢退既長以文雄於時舉萬歷戊午湖廣鄉試第一報至前夕其父夢學宮奎星樓上有龍臥古鐘下解者以鐘彭類也广下龍爲龐字兆君龐當得解已而果然應禮部試不售崇禎時授四川羅江縣知縣時賊氛四起先生從父兄調元以歲貢謁選得建寧教授欲不行語先生曰休矣時勢如此以身試險毋甯老死橫陽山爾先生莫曰丈夫當烈烈轟轟以身許國兄迴輪而弟叱馭各行其志毋相强也遂行既抵羅江值歲荒旱設法振濟民賴以存活初羅江民不知水利旱則坐待天雨先生至教民爲隄堰蓄水又教以龍骨車倘車轉水諸法民獲其利呼陳公車

丑年聘爲四川同考官得張大何其英諸人皆蜀中名儁以才擢知潼川州未久即殉難死僞鎭馬科者李自成別校也自秦關道入蜀圍潼川先生旦夕督兵民固守時川中郡縣多陷滅援絕城陷賊逼降先生怒罵賊將殺之潼川士民號泣擁護賊亦重先生節不遽加害欲久困以屈之幽五顯祠內先生飲酒賦詩自若賊知終無降意欲絕其飲食先生一日遺書其子世軒曰吾以身許國一死無他說矣作絕命詩二首從容自經死時十七年月日也士民啟戶視生氣凜然有白廣文者收其屍殯白馬廟未一月馬爲賊帥所磔而其輝載其柩歸新化其輝即先生壬午分房所得士也方殮得詩於懷袖云被拘示守者詩曰

世局竟如此吾身安所逃未能誅鼠輩死亦等鴻毛俯仰
愧天地君親恩兩違安民休我惜已視死如歸蜀民哀之
爲作梓川曲云蜀山何巍巍陳公節不屈蜀宇唬枯桑思
公墮斷腸先是先生攜其祖所畜兩琴之官一夜琴鳴甚
哀乃命長子襄歸未幾而難作鈞心學士詩所云鐵山太
守攜入蜀碧血瀅川事顛覆鵾絃夜半泣孤忠如聽凄涼
羽音曲者也先生自號鐵山事之前定如此先生事明史
忠義傳失載見一統志湖廣通志　國朝通謚節愍見
欽定勝朝殉節錄詩話均見沅湘耆舊集先生子三人世
軾世轍世軒其季也

劉默庵先生傳

先生姓劉氏諱孔暉字默庵先世籍廬陵祖祜答邵家焉遂爲邵陽人父汝能字讓予家貧力學以理學著年七十膺貢督學水公佳允敬之選授訓導未仕先生生而端謹有至性自其幼聞人言忠孝事則感慨流涕年十三見賞於督學董元宰先生隸縣學十九餼於庠爲廩膳生天啟元年舉湖廣鄉試二年赴禮部試道聞兄孔昭病即返侍病兄歿哀慼行路母彭孺人卒水漿不入口訓導君嚴諭之乃強進糜粥坐臥廬側三年形毀骨立人稱古孝子崇禎十年丁丑會試以乙科授龍陽教諭十二年聘爲雲南同考官得左廷舉龔鼎十人廷舉鼎後均以節顯在龍陽

三年課士捐勤修贍宮廣學舍嘗出私財以佐貧士之有志意者以應擢新鄭知縣時楚豫流寇充斥州縣令多聞風解綬去人皆視爲畏途命下亟歸省訓導君期兼程赴任人或謂時勢如此當少俟觀變訓導君促之曰君與父一也行矣毋以我爲念遂治裝會襄陽告變先生間道趨鄭至則謁子產祠嘆息久之時中原殘破鄭城舉薄且圮兼值大旱孑遺黎民竄徙無虛日先生知事不可爲猶勉强撫循集紳耆繕城濬濠設火器練義勇爲防禦計拮据粗定而賊勢逼矣鄭人多立砦自保或言縣令請於上官以時巡行村砦權宜規卸城守責欲借此以微諷先生正色謝曰某與城爲存亡而已不知有他也有賊騎百餘來

窺覘率民兵逐之又土寇王洪糾李際遇黨掠村砦先生督練勇趙汴一流擒斬渠魁王二毛二十三人獲驢馬無算大吏疏稱先生應變才時十四年十月也巳李自成從汴經縣先生遣尉督兵追之不及十二月初九日自成率輕騎數百過鄭城揚言索縣印先生厲聲叱曰逆賊敢爲此言我印官也守則死守戰則死戰誓不與逆俱生明日賊益數千騎來時先生抵鄭甫三月所練民勇多中怯有豪紳某縋城求活先生適巡南城親執斬之而賊已上城潛斫先生臂墜城且死從者舁入民舍救醒絕食飲二日百姓環跪泣進少飯稍甦賊亦去先生曰復至則不可支矣急以狀飛報大吏略曰鄭原無兵賊所過處勢如破竹

職以孤城無處求援獨有閉關困守初九日禺中賊輕騎
數百逼城索印職隨以印擲肘卒衆抵禦次日賊復益數
千萬騎遶城呼降職大聲詈之誓與俱死卓午復有萬騎
沓至職方處置巡城紳民賊斬南關入遂為所中傷墜城
且死死而復甦乃知馬卒張賀等舁至城根僻處以藥灌
歷十一人定時復生職氣息奄奄百端求死輒為玄等所
持不得即死職受朝廷恩闔讐即誓以死報今果得死所
死乃職之分尤職之願今手足腰膂骨節碎斷頃刻必死
但不得遽死為苦伏乞急委官接印遲則職死矣不及知
矣時河南巡撫為高公衙遺札慰藉謂天存門下殘軀所
以存鄭民殘喘先生復札喻紳民曰某待罪新鄭甫及三

月若爾百姓揹拔匪賞今天不悔禍民頭遭殃豈獨我生不辰今日之事惟有一死鄭大夫祠欲修未竟悃悃此衷我孫後可爾百姓肘我骨於祠側隙地庶幾倘友古人或不我恒隨土可磨何必故鄉鄉人聞之無不垂涕又遺書報訓導君曰男無禦變之才覩世之哲強出仕途今凶燄所指隨地瓦解男惟有一死塞責人誰不死今得死所矣老父不得盡孝之子得死忠之子亦可無憾矣又作示兒書曰我憶幼年從土洞中行今日之變百姓夾持於土窟中一日事果前定但屬爾輩善事祖父讀書力行無忝劉氏門風足矣書畢暈絕於地猶指揮丁壯大呼殺賊而賊已先去踰年正月初十日賊引衆萬餘復至城內無若俱

盡先生知不可復支再遺書報訓導君命僕劉發懷之遂投筆出禦爲賊執矣賊見印纍肘先折臂取之挽至朱仙鎮見自成先生屹然植立不動闖欲屈之先生大叱曰我朝廷命官寧爲逆賊屈膝耶賊猶欲屈之使書先生見稱有由字烈皇帝御名也益激怒大罵逆賊不絕遂遇害時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春秋五十有三祿馬三立亦感憤罵賊死門人龍陽楊芳鍾寬家僕劉廷劉儀楊持皆殉獨發懷書逃出歸報訓導君賊移攻汴鄭人相與收公屍月餘面目如生以禮殯斂於子產廟側後歸葬焉事聞贈尚寶卿蔭一子入監崇祠鄉賢甲申後楚撫復題建旌忠祠於愛蓮池左以先生嘗讀書講學其地也今移祠東山

濂溪書院之右名忠節祠　國朝追謚烈愍見明史忠義
劉振之傳　欽定勝朝殉節錄先生性篤孝友訓導君性
嚴急或他有所懟屏息侍立不移踵必得其怡色而後已
兄卒撫孤姪逾己子平居終日危坐無失言失色著有霞
屏樓集學者稱高霞先生子一應祁字澹庵有學行

何節愍傳

何節愍名大衛字沖虛武岡人其先籍江南有德欽者建文時由長汀知縣擢知杭州成祖登極詣闕自陳願棄官備藩衛上允之命以百戶世襲永樂中隨岷王徙封遂占籍爲武岡人子源生洪生淦生源生禄充武岡守衛所世襲百戶由源生至自源凡十二世明亡時節愍淦生九世孫也祖添明父世尭君生有至性豪俠尚氣嘗破産急友朋之難自以家世爲明世臣兄弟諸父多聯姻王府遭時多故不能乘一障爲國家効死力捍衞疆場時以爲恨夘讀史至古忠烈事輒撫劍長吟聲淚俱下以崇禎庚午副榜充乙亥拔貢廷試授四川眉州州判遷彭山知縣首崇

風嚴治姦宄邑以大治張獻忠之入蜀也名州大縣所過陷滅屠戮無遺君諭令士民團練義勇備買倉穀修守具縣城爲禦賊計議甫集而其黨已至城下矣君朝夕督兵民死守賊益熾衆寡不敵遂陷君戎服懷印端坐廳脅降君怒罵曰我爲天子守土吏豈爲賊屈耶速殺我賊怒縶之罵不絕口遂遇害　國朝賜謚節愍見　欽定勝朝殉節錄君有弟大衍事桂王爲副總兵事蹟無考

盧訓導傳

盧訓導君名大受字德華邵陽人性慷慨平居以國士自命屢試舉人不售烈皇初以飢久貢大學廷試授羅田訓導崇禎六年金陵梁志仁來令羅田一見交相傾慕志仁保定侯銘之裔也爲賊羅汝才所憚服賊擁𨚗廣久君助志仁日夕儆備汝才謂其下曰羅小易克然梁君長者吾不忍逼當徐俟其去圖之羅田有豪民江猶龍者陰送款汝才志仁捕得下獄猶龍知必死潛導汝才別校來攻八年二月猝至攻城君急約典史畢思仁教諭吳鳳來隨志仁督民守禦城陷志仁持長矛巷戰殺六賊力屈被執抑使跪罵曰我天子命官肯屈膝鼠輩耶賊怒碎其支體焚

之又欲屈君忿罵曰憾不斬汝萬段我朝廷教官風化所
繫不能殺賊肎降賊耶速殺我得從梁府君遊足矣與愚
仁鳳來俱不屈死志仁妻唐氏被逼大罵奪賊刀不得曰
鬍賊手遇害汝才在葵山聞之馳至羅田斬其別校曰祭
何害長者以錦繡斂志仁夫婦事聞詔贈邺廕子祭葬有
差君贈國子學錄祀鄉賢　國朝敕祀忠義祠見明史忠
義梁志仁傳　欽定勝朝殉節錄

張君九鉞家傳

君諱九鉞字度西湖南湘潭縣人先世居襄陽曾祖熹侍由都司從明督師何公騰蛟於長沙積勳至左都督同知督師殉節都督公收其屍藁葬湘潭誓守不去遂爲湘潭人祖文炳文登縣知縣父垣河西縣知縣河西無子禱於南嶽而生君君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九歲通十三經及史鑑大略十二歲補弟子員乾隆六年君年二十有一以選拔貢太學　廷試第一留監肄業旋考補正紅旗官學教習期滿乞假歸二十二年復入都二十五年中順天鄉試副榜第一二十七年中順天鄉試舉人明年會試主者得卷甚喜決爲君君爲忌者所擯置明通榜蓋自是而君年

亦逾强任矣君得名最早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大呼
太白後身坐監時試輒雄其曹當君之乞假歸再入都也
值西師奏捷　朝廷行郊勞禮方恪勤公觀承總督畿輔
築郊勞臺君爲賦樂歌大書其上復爲頌鄉居民買戶作
凱旋勝帖下餘紙一日夕立就才名震動知貢舉者爭欲
得君而卒不遇二十九年冬乃以教習俸資得知縣揀發
江西初攝南豐縣補峽江縣調南昌縣以母艱去官服闋
揀發廣東歷始興保昌海陽三縣復以河西君凝去四十
四年海陽盜案起鐫級君在海陽實不滿四月也君既爲
縣令議者多惜君君愀然曰令敢易言哉則日夕講求農
田水利學校荒政攝南豐時歲歉君請平糶饑民待命者

萬餘人部例大縣存七縣三君縣半之上官嚴檄切責寮僚以爲病君曰積貯民命也吾能墨守舊例坐視民餓死耶倉米絀則勸邑耆紳捐助牒買鄰境米麋至萬餘人無一餓者南昌西北瀕彭蠡洲渚民築墟爲田三十二年秋潦衝決傷稼君請振親履勘散給句稽綜核晝夜駐墟上凡六閱月動帑金十二萬四百有奇墟長隸胥無毫髮侵隱邑人建生祠豫章諸水循城而下勢甚急潦則衝齧爲患城內有湖恆氾濫唐觀察使韋丹築捍江隄疏爲斗門派湖入江置閘啟閉以洩內外水曰十門九津宋時開爲長溝發以甎名曰豫章溝勝國甯藩侵占民地爲苑囿溝盡塞遂爲豪猾所踞水患益鉅君屢請疏濬新城陳君守

訓顧捐私財修復君喜曰此百世利也而豪猾翟惡其不便於已百口阻撓當事者幾搖動君以十二利九便議抗爭於行臺省卒賴其力成鉅工君為政持大體不瑣屑操切而遇事剛決人無敢干在保昌時有希大吏旨為民蠹者君擒治之同官惴惴為君危卒亦無如君何君屢任劇縣暇則與學官弟子講求小學經義成就甚多前後俱以禮去官所得廉俸皆以濟三族貧乏既以海陽案牽連落職無以為家遍遊嵩洛假羅閒晚歸湘潭以教授終年八十有三君生長名家雖從兄弟多致通顯君獨屈於縣令未竟其才乃舉其磊落抑塞之氣一洩於詩所與倡酬多酒人逸老有志意之士同時負重名有氣力者或不能致

尤好褒揚節義闡幽發潛汲汲如不及詩文宏博浩瀚縱
其力之所至揃一軌於正所著有陶園文集八卷陶園詩
集二十二卷詩餘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師志鞏
縣志永甯志晉南隨筆若干卷俱栞行山川考略南甯筆
記得錄斯隨筆鈔本卷數無考未見君以先世居襄陽嘗
言死後當葬我於峴山之麓故自號紫峴紫峴之名最著
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稱紫峴先生云

鄧顯鶴曰先生名在當世當世誦其詩至推爲乾隆朝一
大宗盛矣哉余未見先生而識其諸孫家栻以所撰年譜
屬爲傳余獨詳其治縣之跡不欲以文名掩其政事也世
傳先生爲南嶽毗盧洞僧後身徵之家傳殆不誣蓋其來

爲有自已鳴呼豈偶然哉

葛君熙泰家傳

吳西洞庭山在太湖中與鄧尉支硎諸山隱隱相接其俗土肥林木蓊鬱奧壤也生其中者率多慧而有心計能轉運四方財物致富饒其在吾楚則居湘潭潭亦楚以南一都會也舟航所聚萬貨叢集百工塡委求贏者多趨焉故潭之諸姓每多西洞庭山人若葛氏其尤著也葛氏若籍於潭自岱宗府君始君諱熙泰字岱宗系出晉關內侯洪世居吳西洞庭山君之考懋德君早世遺孤三人君其季也母秦孺人苦節撫孤勗其成立君生而魁偉於諸季中岸然自異年十三在塾中有相者見而驚曰是兒有福聲他日將以財雄一鄉君聞之請於秦孺人曰相者謂我多

財皆守山中飢餓死耳安所得財見聞楚之南有洞庭者百貨之所府也欲往觀求生計焉母壯而許之與衣飾資之行涉江西上踰洞庭而南至湘潭止焉潭固多吳西洞庭山人有將翁者夙貧知人鑒閱君年十三孑身走四千里私計曰是非常兒與之語危坐竟日不倦詫爲奇男子遂以其子妻之即蔣安人是也君居潭十餘年竟致富鉅萬如相者言於是兩洞庭之賈於潭者無能及也乃奉母居湘潭遂占籍爲湘潭人君性寬厚篤孝友而好施與既擁厚貲左右奉養備致諸物內外親依倚尤繁凡可以得母之歡者毋弗致也凡可以得用財之道者毋弗爲也尤喜隱人過有鄰人子乘府君宴客潛入竊其篋金而去門

者狙以白君曰是嘗寄貲於我乃不告而取耶驗之曰是
不止此更益二十金界之其長厚多此類也既課諸孫最
嚴獨不令入仕途曰子弟而才不必定以仕顯苟非其人
鮮不敗矣其識慮超遠又如此府君生於雍正三年十月
六日卒於嘉慶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子在蕃布政司
理問職銜封儒林郎其長於蔣安人三歲歿後安人且十
年闔世最爲老壽云蔣安人者亦西洞庭山中人也自幼
端慧舉動必循禮法既歸葛氏助府君孝養克敬克戒凡
習於葛氏者皆知之性儉約葛氏既饒不妄費寸銖如其
未富時至三族親黨有來告匱者給之不後時凡府君所
設施如育嬰恤貧及修橋梁建宗祠贍養疏族諸善舉多

方佐助不遺餘力蓋好善慕義其性然也子二人在謙在謨女五人皆適名族其次字湖州吳氏未婚而壻死守志終身孫六人曾孫十五人世以讀書爲業類皆敦厖淳樸無城市儇薄習氣不問而知爲葛氏子弟不其懿歟

鄧顯鶴曰余未及見府君獨與君之孫石如州佐游爲石如以有本原通達時務獨不肯挂名仕籍謹遵府君之訓然矣余嘗爲石如父介翁銘幽比復以其祖家傳請且述府君之言曰吳曰作傳志愼無假手貴人當求窮而在下有道能文之士爲之庶可信今傳後嗚呼余文能傳君與否未可必其窮而在下則已久矣又奚辭因備書之以俟他年作志乘徵逍遙者有所考焉

醴陵廖均亭家傳

嘉慶丁丑余客武岡廖栗園學博世綵持其世父均亭府君行狀再拜請曰世綵幼失怙見養世父凡世綵之稍克成立者皆世父教也世父無子世綵已孤不能爲人後將藉吾子一言垂諸譜牒俾世世子孫知廖氏之先有均亭府君其人者世綵感且不朽余重學博之言不敢辭乃撥其略而傳之君諱某字某均亭其號也世世爲長沙府醴陵縣人祖某父某廖氏固醴陵大族家饒於貲君性慷慨以俠聞有祖塋爲豪右侵佔訟數年不決君抗爭於行臺省卒得直豪右斂戢無敢與廖氏難者而家亦自此落矣與弟某友愛最篤既各居一夕抱弟哭曰析產非盛德事吾

宵死不顧見此也弟感其意復合無何弟死君哭之痛撫其孤如已出即學博也學博固甚君親教之為文稔其能則破涕笑曰他日可見吾弟於地下矣君家既中落闔門百指皆取給於君時或翻攷嘗語學博曰無憂貧使爾能發名成業即牛衣裹而葬我何憾學博述至此蓋哽咽不能出聲云乾隆已亥學博舉於鄉計偕北上君送之曰行矣努力自愛不成進士毋歸也學博因留都凡六試於禮部卒不得成進士歸而君殁已三載矣嘗君之卒遺命戒家人勿以聞恐妨學博試學博既如家從亂命不以喪赴也乃發喪制服齊衰哭泣如初喪時終身痛之

鄧劉鶴曰余讀晉書鄧攸傳存兒子事及范史第五倫傳未

舊不三復流涕歔欷乃人猶子之誼何其篤也後世閭巷細民私其繼體無論已乃修然自命爲士大夫視其同氣所生如秦越人肥瘠且有逐兒子以專其產者聞均亭君年衣裘葬一語豈不足以雪行道之涕哉乃學博亦非恒情也吾聞古有期喪解官爲期服三年喪者學博非其人與嗚乎是皆可傳矣

高祖聖楚府君家傳

府君諱文材字聖楚先世本姓江府君之祖平山幼撫於鄧遂姓鄧氏父諱齊府君生明天啓時崇禎中與其從兄林材隸縣學有聲時稱二材林材字卉生精天文步算善占驗府君知世將亂每戒之曰時勢亟矣子不自晦必及禍張獻忠之陷長沙也府君兄弟夜露坐庭中卉生府君仰觀絶叫曰長沙城陷矣將柰何府君急肘之曰無多言頃言若驗者子其免乎與汚僞命不如死也乃子身遠遁人

國朝後隱於農府君年六十尚未得子祖遺產業亂後盡爲族人所占僅留薄田數畝自給及生子不復與較

年九十猶躬耕於野卒時近百歲及見曾孫卉生府君後
遇滇變為吳逆偽將某所脅以奇計自脫僅免於難府君
有弟曰南楚有膂力癸未之亂遇賊即與之鬭嘗手殺數
賊賊仇之一日晚歸賊邀於途為所執大駡而死府君生
子一名元臣即巖隱府君是為顯鶴曾祖以孫貴　貤贈
文林郎女一人適李今其後亦繁衍云元孫顯鶴謹撰

郡志曾艾曾彭洄合傳

曾艾字虎卿一字同俊别號雲溪新化人父承烈乾隆壬申　恩科舉人試甘肅西隆知縣艾幼而開敏有膽略讀書過目成誦能詩工書善騎射喜談古人忠孝節義事西隆歸病篤艾刲左臂血以和藥父卒痛不欲生服闋以例貢考授四庫館謄錄期滿議敘以州同分發江西歷署安福龍泉安仁知縣所至有聲以母憂回籍服闋將詣補會辰州苗變嘉勇貝子福康安奉　命督師艾素以敏練受知貝子詣軍門呈請效力貝子喜令守麻地汛旋調辦行營文巡捕先後從大軍攻克黃瓜砦大小紅巖臭腦營烏宿河押寶砦等處奏以軍營相當缺出儘先補用嘉慶改

元題補貴州永豐州分防州同貝子堯始抵任州隸南籠
故苗地州同駐冊亭在萬山中尤險遠難治及至清訟獄
革陋規裕倉儲苗目來謁諭以督率各砦各安本業民夷
悉安乃遣人迎致眷口甫至而南籠狆苗七栅賊等遽叛
及聞警語駐防楊把總栅外委曰冊亭距南籠近勢易及
今汛兵遠赴大營土城又單薄事且柰何惟有與君等戮
力死守而已即傳諭四鄉亭目招集良苗籍城堞治器械
定條約明賞罰令出肅然已而賊至及奮勇出擊賊披靡
次日大至及分令兩汛守西北門僕余昇陳德等守東南
門而以其戚張藎英僕朱輝山守衙署接應各門火藥僕
段廷富守倉場給發兵民糧餉分布已定而自守東門徵

壹往來策應相持半月戰五十餘合屢有斬獲生擒數十
賊是時城中男婦不滿五百人婦女亦改裝登陴艾懸重
賞募敢死士縋城間道告急十餘輩久之外援不至已賊
數萬蜂擁圍城艾督率兵民禦三晝夜而圍不解有白巾
賊魁執旗於衆中指揮艾一矢斃之賊少卻忽報北門火
起賊擁入繞至西門楊把總死焉艾率衆趨救遇賊於城
西隅巷戰艾手刃十餘賊中鎗嘔血罵賊死時二年二月
二十一日也僕余昇陳德毛升楊燦龔祥王升任德劉奉
朝崔升皆力戰死妾余氏陳氏及兩婢子郭姐僕婦李氏
潘氏皆自刎張蕊英於亂軍中覓得其次子江與段延禧
朱輝山負之逃江號泣曰吾父母皆死何以生爲賊尾及

之中鎗而隕藎英延福死之獅山被鎗落巖晉負痛奔報
大營事聞奉　旨加倍優卹改南籠爲興義府永豐爲貞
豐州艾之初殉也義民等收其尸藁葬城南隅兩廣總督
吉慶題其墓事平其兄子瓚與其長子湘跡至墓所啓殯
輿歸而禮部檄至行取平生事蹟付史館立傳工部製牌
位入祀昭忠祠江與藎英入祀忠義孝弟祠余氏陳氏入
祀節孝祠郭妞李氏潘氏等建坊旌表殉難十六口盡與
優卹湘陞雲騎尉世職同縣鄧顯鶴爲之作死事狀復列
其事於五君子詩中閱十年而有曾彰泗死洋縣之事
曾彰泗字孔林一字巨川艾族兄弟也高祖宗意自有傳
父愼字敬成以四川德陽籍副榜中式己亥　恩科舉人

博雅遒擅以名德重於楚獨朋焉時閩人尤工書法人爭寶之彰泗少倜儻有志其書法遒秀似其父嘉慶辛酉充德陽縣拔貢生　劭者　即用知縣分發陝西試延川知縣有善政能得民隱乙丑權洋縣未幾死寧陝鎮新兵之難

初川陝教匪之被勦於官兵也以終南山為窟穴其地袤延千數百里深崖密箐虬松喬柏漢唐以來歷供樵採名曰老林竄入之黨皆身經百戰驍悍難制之猾賊官兵乘之莫可誰何朝議改五郎通判為同知添設寧陝廳鎮總兵募兵六千分十大營鎮之而以積年立功無業可歸之鄉勇充伍籍以收桀驁為善後計天下所稱新兵也初任總兵劉之仁草創未逾年以勞卒署任韓自昌未匝月過

捕賊苻文明大股戰死於是陝大吏以楊芳得士卒心奏
升之而　朝命已授芳爲寧陝鎭總兵芳固名將與忠武
公遇春同族同以勦賊積功稱二楊者也以次勦滅苻文
明諸大股及擠滌零匪南山廓清會遇春以補行穿孝去
固原提督移芳駐固原而以參將楊之震權寧陝鎭時嘉
慶十一年二月事也新兵素難馭陳先倫陳達順尤桀驁
喜亂縣離主帥司餉又誤扣米折遂倡衆作亂七月初六
日初更兵變戕署總兵中軍及鎭廳兩城官弁遂逕破營
城十九處洋縣與爲彰泗拒守七晝夜援兵阻細水河不
能至城遂陷彰泗大罵賊而死時八月朔日也洋縣民保
眷屬潛出不及於難初彰泗之殉難也子庭槐方十歲其

妻某氏欲以身殉曰夫死何可獨生彰泗弟某爲之解曰程嬰杵臼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古人許之嫂之留身撫孤又何恨焉事聞奉 旨優恤史館立傳予雲騎尉世職有漢南山長城固岳某者爲寃傳稱未及眷屬脫離事果勇侯楊芳既收降叛衆斬先論逆順二人復於彰泗傳中增入其弟語而世始知彰泗眷口得免於難其子庭槐遂得廕雲騎尉世職

志曰國家以廕卹之典昭忠之祠待疆場死事之臣所以矜寵隆重之者至矣士當其時有不致命遂志捐軀犯難以圖報於萬一者哉顧考寶慶自入 國朝來忠節之事可紀者甚少何哉豈世亂則以節義相耀時平則以無事

爲福大抵然矣今紀郡中得襲雲騎尉世職者凡五家而新化曾氏不十年兩與斯典與勛衛諸家同列氏族雖曰門才之盛亦邑里之光也洋縣事初不詳後遇果勇侯楊勤勇公始得悉其本末今其家仍歸原籍爲新化人云

惠贈君傳贊

道光十有五年冬十一月寶慶太守惠公體廉介其屬邵陽令林聯桂走使來寧鄉奉涇陽徐法績所撰家傳乞言於新化鄧顯鶴於是太守治吾郡四年矣政績偉然在人耳目顯鶴邵民也見聞親切追維先德不可無言乃拜手薰沐而爲之贊曰

朔版㴉津關輔神皐幽壤之遺篤生英豪懿矣太公少隱於農以仁宅心以禮治躬充仁之量已濟人賑受者洄洟聞者欷歔竟禮之用送往飾終感及行路化及頑兇允孝允義厥聲煌煌陽德幽隱而未克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實貽偉人惠我邊鄙邊鄙蚩蚩匪盲則僿蕃牙攉角其究

大治其治維何不擾而馴緊維太公貽我使君福可庇民德能昌後　恩綸疊賁金石同壽述德誦芬敬告同氣詩以聲之流於世世不鄙謂余列在州民事惟紀實言則不文

由太恭人傳贊

右徐君撰由太恭人家傳歷敘其事姑相夫酒漿服御唯俞在視日用瑣屑常行之事而終引昏典之文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故聖王重之至哉言乎太恭人之賢孝爲不可及矣昔王文公僊源縣君夏侯氏碣云予讀詩惟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

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背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早世也顧其行事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今觀徐氏所撰太恭人傳何以異是讀盥手藏拜而書其後并系以贊其詞曰

猗歟夫人嬪於名門逮事尊家婉婉愉愉孝順以貞無不柔嘉有閑者匳有潔者匜無少忒差爰自膳飲滫瀡醴酏剝棗烹瓜爰自服御櫛總中帬澣棄漚麻外而戚姻內而先後姑弟童娃下逮臧獲內外斬斬有穆無譁蘋蘩馨香禴翟煇煌稱此副珈是謂賢母宜生賢子蔚爲國華我言雖俚信而不誣質而匪夸敬書彤管傳之奕葉風示邇遐